5563.8
4028
v.2

墓誌銘
墓表
碑碣
行狀

東谿集 第二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共六

東谿集卷之三目錄

墓誌銘

觀叟兄墓誌銘戊戌
乳母李氏墓誌銘
李孺子墓誌癸卯
族子載望墓誌銘
水原改葬誌
伯氏墓誌銘壬子
季母淑人李氏墓誌銘
從弟學生墓誌銘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東185113

庶祖母康氏墓誌銘

孺人李氏墓誌銘

殤從妹壙銘

叔祖軍器寺正府君墓誌銘 癸丑

權兄聖任墓誌銘 甲寅

知中樞府事李君墓誌銘

權弟聖在墓誌銘

夢良兄墓誌銘

林原君墓誌銘

淑夫人趙氏墓誌銘

紫霞洞誌
崔孺子墓誌銘 丁巳

墓表
族子載順墓表 代作 辛丑
孝子姜公墓表 己酉
水原墓表 癸丑
族叔父通德郞墓表 甲寅
李生墓表

碑碣
資憲大夫李君墓碣銘 癸丑

普運大師浮圖碑 甲寅
龍驤衛上護軍鄭公墓碣銘 丙辰

東谿集卷之三目錄

東谿集卷之三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墓誌銘

觀叟兄墓誌銘 并序 戊戌

龜命叔父舍人公負才譽早歲通籍方歷敭華顯矣而遭文罔況屈以至于白首然有五丈夫子繁衍滿室或成科以致榮世旣悲公之寃而又喜其有豐嗇盈虛之理焉君其第三子君性方直峭銳在家爲諍子與人處言有鋒頴耻婾婀顧中實惻怛無忮刻意吾羣從兄弟賴祖先積慶自壬午十餘年之間登大小科者十二人門戶亦稍華赫矣君才不居後獨蹉

跎不能取一舉旣以悒悒自恨而叔父家食又調度益窘君兄弟多思分口以紓急君乃挈妻兒就扶餘白馬江農莊時丙申秋也追饑寒離絕親戚孤寄於寂寞之濱君益自傷而知舊亦皆憐之明年春君遘癘兄弟以遠不及視二月六日竟不起君旣死君弟祉叔客長湍又死於是叔父喪二子矣所謂豐嗇盈虛之理果安在哉君名達命字觀叟叔父名大壽冉娶恩津宋氏僉知奎明女以戊辰生君我趙籍豐壤仲祖進士諱相鼎以曾祖忠貞公諱珩子後曾伯祖監役諱琡有才早卒至君凡三世窮閼而君又無子

悲夫君娶郡守驪興閔周昌之女有二女俱幼始兩
叔母墓兆未完定將待其定而以君祔權窆于莊後
百餘步負某之原銘曰
君在馬江詩曰龍蟄江光冷鴻饑野色荒相詩者徵
君命不揚嗚呼鴻宜漸于逵困於饑而不奮其飛龍
宜變化風雨旣蟄而又爛死於沙泥此余所以尤悲
颯颯其眉炯炯其瞳勃若能起寂焉深封

乳母李氏墓誌銘

李氏名貴貞東谿居士趙龜命之乳母也戊戌夏遘
癘沉綿以七月庚申卒年四十四始龜命食他母乳

四歲而他母病母乃代之乳十歲而止龜命幼未痘
日者言不宜家育故常奔避遷徙而惟母之依母既
備嘗艱難其丈夫李泰順以龜命故棄去母愈殫誠
無厭倦龜命十一歲而痘始留於家母亦已再適韓
夢說且莫居矣後七歲夢說以吾家得惠署庫直母
遂屢屑稍營資產立室家明年夢說死母復窮無賴
而其夏龜命登司馬引倡優青衿白牌過其室鄰里
或榮之自是母飢寒寡弱益甚日望龜命之顯以庇
其身而龜命喜韓文公既榮顯歲時率妻子拜跪爲
壽其乳母常以是期願於母顧至今落拓不能成科

宦母則不待而死矣悲夫母勤幹善針線事太夫人最見任使家有祀事若宴饗輒率先婢僕治具至達宵不怠其死上下莫不慟惜焉二女長玉妹李出適人而夭次震妹韓出幼某月某辰葬于東郊覺心寺之原韓氏域也

銘曰生不能報以養死報以文文余媿退之子瞻眉云與二母而並傳書諸碗納諸墳尚及乎骨肉未化之前

李孺子墓誌 癸卯

孺子名昌祚余婦翁監役諱誠躋之子監役公系出

莊憲大王考曰留守諱彥紀祖曰持平諱伯潾曾祖曰監司諱時萬娶光山金氏叅判槃曾孫大司憲益炅孫府使萬載女叅判之考即沙溪文元公也丁亥余委禽公門公惟一女年十七而公已無幸於生育之慶矣越二歲孺子廼生姿性明秀若將成立其父母之喜可知不幸十二歲而夭公怛禍福變遷之亟憾造化與奪之巧久而不勝其哀嗚呼不聞夫東門吳之說乎其子死而不憂相室曰公子愛子天下無有今死而不憂何曰吾嘗無子而不憂今子死廼與無子時同奚憂焉且夫斲蠟爲鳳摶泥象人非不宛

然肖矣毀之而無惋惜之心爲其幻也自達者觀之人物一泥蠟也死生一成毀也成之久者爲壽毀之速者爲殤均之造化之所幻戲而公之所遇幻之尤者也從而置欣戚於其間則不亦勞乎嗚呼從而欣戚者幻也余謂之幻亦幻也誌其幻埋之壙以破千古之幻誌亦幻也

族子載望墓誌銘己酉

宗兄大諫公有士望未究用而沒世皆惜之沒之前四朔金夫人已卒未及祥而季子載源夭越明年己酉春叔子載望又夭家禍於是乎酷矣載望字泰如

最爲大諫公所奇愛爲人外若寬裕内守甚確於貨利聲色一切世味泊如也飲酒能數斗不亂而未嘗迺口自十七八時慕古人不朽之業讀書窮日夜不厭及病作益憤恚肆力人或戒之則曰死生在天豈可妄動於此退平生志耶病旣殆怡然無怛化意謂其兄載健曰吾故知必死爲吾兄勸强進藥令毋爲也先君血嗣秪兄一人重自愛毋以弟死爲慼謂其妻曰死早晩等耳又何足悲我常欲兄弟同居以畢百年我死無忘我志口占爲遺戒百餘言令治喪以儉葬不擇地祔先兆言皆周詳懇摯得年二十三大

諫公諱景命豐壤人考曰 贈領議政豐興府院君
諱仁壽祖曰 贈吏曹參判諱相鼎俱以文行名金
夫人之考曰觀察使時傑安東人君娶鄭氏東萊大
姓奉事錫敷女生二女以余之祖喜文字一門後生
或從之游若浩若遇尤傑然自厲語輒引君爲輩流
君顧限次制仍之以病卒不得與數子翺翔而發余
往於其死尤悲之用死之踰月四月某辰葬於楊州
海等村亥坐之原先兆也銘曰
士太上志于道德其次文章其能才之厚也其成壽
之長也才與壽屬乎天在我者志之彊而已嗚呼望

乎而止於斯執其咎者彼蒼

水原改葬誌

先考通訓大夫行司䆃寺僉正府君諱泰壽字士維豐壤趙氏高麗侍中孟之後曾祖分承旨 贈贊成諱希輔祖判書 贈領議政忠貞公諱琦考右議政孝憲公諱相愚妣貞敬夫人全州李氏夫人之考牧使長英祖判書景稷府君以戊戌十月九日生乙未六月二十四日卒辛巳筮仕內侍敎官歷掌樂司䆃主簿義禁儀賓都事水運敦寧判官 宗廟社稷令外則監交河守安城安未赴始不肖孫龜命撰行狀

而弘文應教林象德序其後曰本立於孝而敬身以全其受精生於靜而謹事以致其用年逮于白首而保心如赤子地處於朱門而燕身若處女禮曹參議李德壽銘之曰其事親也執玉而奉盈其涖官也蘗苦而氷淸府君從弟軍資正裕壽表之曰因攝疾之功而得操心之術晩年進德多得力於主靜謹獨之地雖原明之賢獨遺正獻之薦用而敬夫之學實助魏公之經濟嗚呼斯其盡之矣配淑人靑松沈氏觀察 贈贊成權攽校理 贈判書熈世孫領議政忠靖公悅曾孫觀察 贈判書李萬[illegible]外孫敏達敬勤

梱政修治舅姑曰是輿吾家夫子曰是助吾養宗族之求冢婦者祝曰如沈淑人足矣生先府君一日卒後一紀葬忠州省洞己酉五月壬戌遷于水原八灘面須寅原子駿命府使龜命侍直俱無子駿命繼子載福嗚呼仁者必有後吾考妣之積德而終之孫支以嗣續骨肉寔不肖之罪惡深重遏絕遺澤非所以累先人也百世之下尚無疑于玆

伯氏墓誌銘 壬子

嗚呼吾尚忍銘吾兄乎哉自吾喪吾父饑飽寒煖死生苦樂惟兄之寄而不自累者十八年于此矣兄今

奄見背而一身孑然俯仰靡恃如嬰兒之失乳嗚呼吾尚忍銘吾兄乎哉公姓趙諱駿命字愼汝豐壤人始祖高麗侍中孟曾祖諱珩判書　贈領議政忠貞公祖諱相愚右議政孝憲公考諱泰壽僉正妣靑松沈氏觀察　贈贊成權之女公實尸孝憲公祀乙酉中司馬丁酉除　永昭殿叅奉明年丁孝憲公憂壬寅除翊衛司侍直以董役勞陞掌樂主簿移戶曹佐郎癸卯陞正郎出咸陽郡守丙午陞淸風府使明年丁內憂服闋卽拜綾州牧使時淸州經亂方擇人往大臣重臣　筵白公涖戶曹咸陽著績狀請移授

上自在胄筵已知公允之公因 賜對奏鋪流來適
久以收民心至州築石隄以捍水患設新作除以壯
邑衛建三忠祠享死事人以勸節義二載績成監司
兵使御史褒狀並至辛亥增秩通政是歲大歉公夙
夜區畫自冬末始賑至夏所活饑民九千餘人議者
稱爲一路之最四月乙卯賑事垂訖遘癘卒壽五十
六訃聞 上對大臣示嗟惜意六月癸酉葬于水原
僉正公墓北丑坐原配恩津宋氏正炳夏女無子子
從弟子載福公篤於友睦委曲於接物其綜理事務
智慮有過人者銘曰

活萬人之命而不能救一身之死視弟猶子而弟不能以父事嗚呼尙何謂哉祔于先兆是行公之志也

季母淑人李氏墓誌銘

季母淑人李氏系出 昭敬大王別子慶昌君佣祖曰昌城君佖考曰 贈文川君灌妣縣夫人光山金氏大司憲益炅女季母旣笄而歸季父季父姓趙氏諱斗壽右議政諱相愚之子今官善山府使同室者廿二年以庚子十二月十五日終明年二月葬于豐壤辛亥四月某辰遷于其上數十武龜命竊惜詩三百篇所以詠歎婦人之德者多矣其精而要者在斯

干之末章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朱子釋之曰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若季母上事尊章下交諸妯娌姊妹未嘗有背後之言及季母長筵退而理梱政語聲不越乎數席而夫子宜之婢御愛戴竭誠靡間於死生蓋其幽閑莊靜體坤德之順自中於詩人之訓是宜符召吉祥享有茀祿而盛年奄忽以未克終相夫子歿時有三男一女越四日女夭六年少子喜福夭十一年長子鶴命夭今獨有其仲夢命天理何其舛也銘曰

德之幽銘以昭理之泂泬天難要

從弟學生墓誌銘 壬子

從弟鶴命字鳴汝豐壤趙氏行禮曹判書 贈領議政忠貞公諱玠之曾孫右議政孝憲公諱相愚之孫今善山府使諱斗壽之子宗室文川君諱灌之外孫君頴悟有生氣眉目朗然如韓昌黎所謂瑳環瑜珥長雖不力於學業而論事是非人長短黑白昭晳往往察人之所不能察如余之索然自甘於枯槁者而謂必終出世塗非林下人也今君之喪祥而束帶纓冠從末官于朝以中君之言君未嘗告余以所以知

者余無以作君而重詰之豈不悲哉君年旣晩而弟
姪同輩多出頭角有名聲自顧悔懊益落拓不得意
平居罕出入與人言獨時從余若將有以潛修默進
而余竊怪其鋒穎消耗擧止如失非異時嗚汝也庚
戌五月庚午竟得疾不起年二十八六月丁卯從祔
于豐壤季母墓兆之西麓余寓淸州不克視君之殯
葬欲一操文奠之而又遷延未就今以季父命誌君
墓尚可以稱君之望乎君娶達城徐氏今右議政命
均女領議政宗泰孫生三女俱幼銘曰
質非不美琢磨之不盡其力余爲兄尚能辭其責乎

上有數尺之封下有一片之石冀後人之哀而勿轢

庶祖母廉氏墓誌銘

庶祖母廉媪其先龍潭人父萬戶興元媪奉巾櫛于祖考孝憲公凡二十一年自爲亞卿至大拜其榮耀極矣孝憲公卽世從受子孫爲邑者養季父之順安金山伯氏之咸陽淸風淸州盖無數年閑其尊享備矣孝憲公壽考寬樂有先考之孝爲之嗣有先妣之勤爲之冢婦而起居飮食常待媪而安事上之道可知也嫡子女八孫曾冠笄者數十長短喜怒人人殊而咸親附媪歿而哭之咸悲待下之道可知也庚戌

五月十七日歿於淸州城內寓舍壽五十二越二年伯氏歿吾家三世盡矣媼之來也値家道之方隆其終也及餘緖之未墜若與門運盛衰相關豈不異哉始葬永平孝憲公墓趾甲寅遷孝憲公墓于豐壤媼之葬亦從祔其西麓銘曰

紫霞之洞振衣岡之下靈於焉兮盖嘗飄之儺而笑之瑳夫子在上婦孫成行願毋自傷兮千秋萬歲安其藏

孺人李氏墓誌銘

吾弟啓命士心喪其孺人之八年壬子始次其行屬

余爲之銘曰知人之賢不肖有道焉徵諸儀考諸語察諸其所欲而已孺人之入吾門也吾父母每稱曰吾雖不見吾婦之施於事者觀於其容止之雅閑而所存可知也啓也嘗對孺人勉之儉曰儉而過非過也孺人曰奢與儉適乎中而已奚取乎過哉孺人之死母朴夫人泣而述其行曰吾女淡泊無所好吾舅屢使燕槖中或帶簪珥香翠之飾諸婦女競前懷之吾女獨退然無欲色問之則曰欲此何爲吾所欲不在是矣盖手書女誡數卷以自隨嗟乎孺人之年僅十九爲吾妻僅適年其蹟誠無足以傳而得於三者

而其賢之可知也如此所以不忍其泯沒求子銘也
按孺人系出 宣廟壽女男順和君珷 珷生海安君
億億生瀛昌君沉 沉生礪山君枋 枋生 明陵參奉
益煥是爲孺人考朴夫人參判熙晉女銘曰
禮有婦學德言容功惟德之符爲言爲容婉彼賢媛
亦孔之備不永其年以著懿織我銘千垂後有千禩

殤從妹壙銘

豐壤趙著大族曾祖顯位崇祿祖 大臣謚孝憲父從
蔭宰一善母璿派考文川內外美鍾妹妍年十四龍
集庚玄律窮洞四蓂母殞成身以隨嗟哉孝不永悲

祔于豐隱澗望後之人哀勿傷

叔祖軍器寺正府君墓誌銘 并序 癸丑

嗚呼古人之家法不可復見矣而吾猶及吾祖孝憲公之事叔祖也齒差三歲而敬之如嚴父位尊卿相而日屛務謝賓往侍于其側坐不敢倚起居必親扶之叔祖亦嫗嫗以弱弟視老且貴而猶汝之時節置酒爲懽兩祖皤然臨筵諸子姪更奉觴爲壽已課學賦詩絃誦鏗鏘和氣行於禮律之中盖有常棣孺樂小宛誨穀之遺意焉叔祖旣以孝憲公爲弟郎意有所要其勢易獲而平居澹然自持閉門却掃治小庭

蒔花疊石吟哦其間未嘗計較於官業之升沉親故之爲守宰過辭武弁象鞮之夤緣出入淸坐相對無一語及私嗚呼此可爲世之貴顯者父兄親戚法矣

叔祖諱相槩字叔平豊壤趙氏曾祖諱磯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判書祖諱希輔分承政院承旨　贈左贊成考諱珦禮曹判書　贈領議政謚忠貞妣貞敬夫人睦氏戸曹參判諱長欽女叔祖早負士望中顯宗庚子司馬與孝憲公同游泮宮世以雙璧目之筮仕氷庫別檢內則歷宗簿主簿工曹佐郎廣興主簿漢城判官訓鍊郎廳活人別提刑曹工曹正郎繕

工副正長興主簿司宰僉正廣興守軍器正外則任
楊口縣監珍山郡守江華經歷麻田郡守延安府使
韓山郡守其在楊承乂革之餘剏新科條簡約便民
峽俗陋士不曉文程立師勸課鬱有成效在珍値歲
歉賑活甚衆因繡衣褒聞有陞叙 命在江都以微
事被逮配原州明年丁睦夫人憂因金相國壽興劄
請蒙有赴葬異數也前後涖職一於淸愼六典郡邑
歸槖蕭然家孥不免凍餒而不見有憂歎之色以庚
寅十一月十三日卒于正寢壽七十四明年二月葬
于龍仁墨坊村午向之原娶同福吳氏義禁府都事

贈左承旨挺漢之女判書竣之孫性習端方治梱以
嚴先叔祖二十八年壬戌卒初窆于公州巳亥遷祔
叔祖墓左舉三男一女男長昌壽郡守次星壽郡守
次最壽今參判女適朴泰升側室二男二女男奎壽
台壽女李萬根妾鄭澤妻孫男四基命禧命祉命啓
命孫女七皆歸士族後以參判公參奮武原從勳
贈叔祖吏曹判書兼帶如例妣貞夫人嗚呼叔祖力
學攻苦至老彌勤雖阨於公車以從蔭路而垂裕燾
後卒膺榮典餘慶之綿盖未艾也是又可敬書爲訓
者已銘曰

敦友愛以範家養恬潔以礪世壽考令譽乘化而逝
位則不顯以衍後慶　恩誥煌煌天官之長惟積之
厚惟發之光謂理無彰請視斯銘

權兄聖任墓誌銘 甲寅

君諱保衡字聖任安東權氏世系具載顯考　贈吏
曹叅議公誌與表墓同兆在抱川所屹面松覘村坐
丙之原叅議公諱益文配趙氏右議政孝憲公諱相
愚女寔龜命仲姑母也君爲人淡然而素隤然而順
少年羣居談辯鋒出謔浪爭競以意氣相馳騁而君
端坐其側微哂而已則同儕咸推爲長者而不敢狎

君事父母孝與諸弟友內行醇也庚子十月十四日卒距其生已已得年三十二娶承旨沈極女凡舉五丈夫子皆不育其弟一衡信卿有子絳將以承君之重記昔承旨公新得君爲壻語孝憲公曰權郎貌類公福禄庶幾似之乎而其窮卒至於此抑何理也信卿登第爲侍從君歿後十五年始埋誌其墓而屬銘於龜命龜命於是乎新喪伯氏矣感而爲之銘曰

世之所謂窮莫甚於無子而所謂榮莫大於策名非爲己而窮之也傷其絕父母之骨肉非爲己而榮之也榮其推恩乎死而致養乎生君聖任有弟之子爲

之續而弟又顯于時所以榮乎父母者有托焉嗚呼其無憾也夫其視吾伯氏爲不窮也夫

知中樞府事李君墓誌銘

君諱後絳字希哲姓李氏全州人少業譯魁壬子譯科積勞至正憲階拜知中樞府事已亥 肅廟入耆社以年逾七十推恩陞崇政乙巳以年逾八十陞崇祿辛亥十二月庚寅卒壽八十七明年二月壬寅葬于楊州磚石峴温水洞坐庚之原從先兆也君出自象鞮能知忠孝大節處身行事必蹈繩墨苟非理也卽卿相大人以威臨之不撓以詭隨前後皮幣之役

勤勩爲多周旋彌縫國事有賴焉資序旣崇可得樞銜以推榮其先而余祖考孝憲公方長西銓與君最故于姪或以此開君君揮手曰爵祿可以求乞取耶後五年始得之 贈考之薰漢城判尹祖應忭漢城左尹曾祖世忠掌隷院判決事君配貞夫人慶州金氏 贈左尹行立之女生二男世譯學長崇壽折衝護軍次昌壽叙東班別提孫男宏榮壽側出也銘曰

身象韙心則士大耋不嗟歌缶以

權弟聖在墓誌銘

始余以文哭聖在而譬之於王處冲令而思之容有

辨焉處冲癡於外而慧於內自晦者也聖在則所謂
變化氣質者耳夫士之所以表見於世道學與文章
而已君乃欲以渺然一身並樹兩不朽業激厲奮發
刮磨鞭策使同隊𡿨臂之昆弟數年之間而殆不省
其爲聖在此其與處冲異貫而同歎者也夫以君之
勇於變化使不夭閼其進豈易量也而千里之轍未
出門而摧後死者追念悼惜彌乆而不已天理其可
徵乎君諱舜衡姓權氏聖在其字安東人也曾祖諱
堣禮曹叅判祖考諱斗相僉知中樞府事考諱益文
義禁府都事　贈吏曹叅議配淑夫人趙氏余祖考

右議政諱相愚之女君生於甲戌六月二日歿於乙未正月七日葬于楊州注谷從先兆也娶郡守坡平尹夏教女無子將以從祖弟國衡子纘爲後銘曰

是惟志士之藏後之人其勿傷

夢艮兄墓誌銘

君諱命弼字夢艮姓沈氏靑松大姓祖吏曹參議
贈吏曹判書諱壽亮父諱環母豐壤趙氏余大父右議政孝憲公諱相愚弟三女諸女中最憐之旣壻壻又賢又嘉之歲壬申姑氏寡時年二十四君方在腹而兩兄幼伶俜常依私親君生而英發頴悟嬉戲出

語輒令長者懽笑有才藝如奕棊雜技八九歲略皆通曉與龜命日在大父膝下若雙珥大父常親課日月進退以交相厲於君念之尤摯嘗見隨身小卷書云外翁七十孫三歲笑指琴書欲遺傳自念老夫今耄矣仍思稚子更凄然中郎餘祚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才與不才爭料得東牀空後且嬌憐此白傳贈王童作知其有爲而錄也君十八夭姑氏寃酷欲無生不色笑不忍與龜命言者盖三年君娶延安李氏叅判正臣之女合巹而君已病四朔而歿歿而憑始識君面爲君後者兄子鑽也鑽有子女俱幼始君

與龜命及豐原兄齒上下相比敎盪相昵無厭也至今對語及君未嘗不愴然傷惜銘曰

君之墓在隋城治之北梅鳩之野後二十年余卜親葬相距未一舍時節上墓輒過君而拜之嗚呼是亦感應之自然者乎

林原君墓誌銘 乙卯

國家待宗戚有制優以高資重祿而不任之事所以全其親親之恩雖有美材茂質無所試於世也則往往自放於狗馬聲色以汚其迹而不顧惜其自好者乃或致飭方幅廣交游爲名聲識者亦不以守分許

之嗚呼高而不近乎名畢而不汚其迹素履無咎以
綏天祿夫豈無其道哉顧末之思耳不侫曩於稠廣
中望林原公子而竊異之公長身末僂抑然有儀進
退揖讓甚恭車服樸素絕無貴游氣退而考諸輿論
搢紳大夫蓋多有誦其賢者公沒之十餘年而讀公
家狀始盡得其平生於是益歎息敬服知其爲後世
宗英之繩尺無疑也公以　昭敬大王之玄孫臨海
君之嫡嗣席宗冑之貴位至崇班　恩擢華選多占
人先而一往謙愼不自標異惟翔望朝請是勤是恪
日此吾儕職耳其閒　國家政治得失與夫天菑時

變人心世道汚隆盛衰之際輒爲之低回慷慨而終
不以語人平生不蓄聲伎不營資産於凡世利逡巡
如有畏嘗差燕使以疾辭不赴其提舉宗簿也未久
而遞曰是號華職宗人之所同欲也家在終南山下
花竹蕭然左右書史意寄冲遠如高人逸士客至無
疎密相對引滿言笑任眞未嘗以年位相加自鄕黨
親故下至奴隷之賤無與爲怨惡者嘗語諸子曰吾
無所能能守拙而已嗚呼此其爲公禔身之符歟其
所謂不近名不汚迹而素履無咎者歟詩曰之屛之
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夫旣戢而難矣福

其焉往始公早孤受從祖昌城君教育旣長事之如父買第徙居于其側每事稟而後行其師法之承蓋有自云公諱某字某其王考曰陽寧君諱某以慶昌君諱某之子後臨海臨海諱珒遇禍昏朝事載國乘考曰益豐君諱某妣曰郡夫人嘉林趙氏 贈叅判某之女以 孝宗甲午生公初授彰善階屢陞至嘉德前後八拜捴管間帶宗簿寺提調宗親府有司堂上差校正廳堂上與修璿源譜略 景宗甲辰六月七日終于正寢訃聞 上輟朝二日給葬具弔祭如例八月戊寅葬于楊州天磨山五里谷負乙之原配

郡夫人江陵崔氏禮曹叅判某女勤儉莊一克媲其德後公九年年八十一而卒祔公墓左三男廷燁正郎廷煥通德郎廷獻副率女長適判書金東弼次適金聖集正郎無子通德子坪女婿金堈朴思敎副率子塤垙坤垙爲正郎後女婿申昕徐命膺宋翼溥副率君賢而有文以不佞在交游之末辱徵公幽堂之誌義不敢辭銘曰

於惟璿譜　宣支最繁賢德相望爲國翰蕃翼翼林原余望其履體鶴之儀不圖純綺衷曠遜挹毁譽莫攖七十一年國與同榮有子有孫福祿祥吉何以致

此曰惟守拙公實自謂我昭揭之銘于墓隧有考在斯

淑夫人趙氏墓誌銘

龜命第二姑母淑夫人趙氏籍豐壤以右議政孝憲公諱相愚爲父 贈領議政忠貞公諱珩爲大父贈左贊成諱希輔爲曾大父妣貞敬夫人全州李氏牧使諱長英之女戶曹判書孝敏公諱景禝之孫夫人年若干歸于 贈參議安東權公諱益文五十二而稱未亡七十五而卒夫人寬和溫重宇量恢豁於諸姑中最肖孝憲公性聰明凡前代事蹟本朝故實

當世臧否進退之幾盖耳標心會靡不嘿記與人語纚纚可聽幼育外氏牧使公輒恨其不爲男子也在家事父母孝以敬旣歸養舅姑禮以勤配夫子順而有制處妯娌娣姒族黨之間和愉而不自失御婢僕寬緩而使之樂爲用主權氏壼政者五十年一門之內融融洽洽求其一毫厭斁於上下者無有也其生也咸歸之以誠其歿也又咸涕泣被面若赤子之失乳盖恩愛忠信坦然無畦畛者有以不言而服於人而淪於心髓也孝憲公家素貧初無資蓄以爲賴而舅家世業中落祭祀衣食百須艱難夫人紡績勤劇

拮据營治務以盡於意而毋替于舊參議公早歲淹疾夫人斥簪珮市藥餌親執匕鐺適其分劑之宜小兒女又滿前啼號牽挽旁觀者殆不能堪而夫人顔色愈和悅詼笑自如及參議公與舅姑相繼下世而二壯子一壻摧隕於十數年間夫人撫孤御窮以理自寬覩世俗婦女怨天詈神煩寃絓結若不可以終日者蓋超然不侔而夫人之窮亦至矣夫人德性旣甚肖孝憲公而容貌亦如之内外親戚每號曰女宰相而其窮乃至此極人皆怪之年踰六旬始見幼子一銜登科爲侍從出宰名邑以致養歿之歲又見季

壻登科門戶稍光華矣而夫人精力康健如五十許人壽考可期於無疆則人又謂夫人百祿之萃今玆伊始而適止於是而已豈不痛哉凡擧三男二女男長保衡次舜衡季郎一衡一衡有子緈將以爲保衡後女長適趙重行次適俞彦國夫人姊妹五人吾伯姑恭人固閨閤儀表也而諸姑亦皆端莊貞潔有士君子之行每恨門祚衰薄永爲巾幗之所局而異時園圃無故姊妹列坐若手指然孤露餘生尚有依庇以爲私心之幸而數年之中零落過半此樂亦不可得矣夫人與伯姑齒一歲差事之如母念之如嬰兒

連巷往來暮境怡愉之懽可欽也今不幸先逝伯姑
之窮又有非夫人之比者嗚呼夫人之目其不瞑矣
銘曰
抱之山奥以秀抱之水清而源厚龍集乙卯日躔于
壽爰啓玄宅從夫子以柩旣鞏旣安以保佑厥後

紫霞洞誌

顯祖考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贈謚孝憲公姓趙氏諱相愚
字子直號東岡豐壤人高麗侍中孟之後曾祖曰磯
監察　贈吏曹判書祖曰希輔分承旨　贈左贊成

考曰珩禮曹判書 贈領議政忠貞公妣曰貞敬夫
人泗川睦氏戶曹參判長欽女公以 仁祖庚辰生
丁酉中司馬 肅考齒學選將命壬子筮仕翊衛司
洗馬 肅考嗣服例陞司畜別提出漣川縣監上章
辨師同春宋先生誣坐謫南平還以戶曹佐郎出監
泰仁壬戌登增廣文科癸亥赴殿試歷官持平兵曹
正郎副校理吏曹佐郎修撰舍人副應教司䆃正司
成宗簿正左通禮禮曹參議大司諫承旨吏曹參議
大司成副提學都承旨戶曹吏曹刑曹參判大司憲
漢城左尹工曹參判刑曹判書左右參贊知中樞禮

曹判書漢城判尹兵曹吏曹判書判敦寧右議政判中樞凡判漢城敦寧者再貳禮戶曹承旨副學都憲叅贊判禮吏曹者三諫院國子長判刑曹者四兼帶則訓局郎知製教西學教授承文副提調提調備局副提調有司堂上觀象平市內贍 宗廟掌樂司譯內醫惠民濟用提調同義禁至判義禁右副賓客至右賓客同 經筵知 經筵副摠管都摠管耆司堂上凡五判金吾而二 特旨外職則全羅監司洪州牧使瑞山郡守江界府使開城留守京畿監司江界開城以陞資湖伯以收資遞奉 命則以御史廉湖

南以都監堂上董　思陵明陵役以儐使迎勅在相府一年病免養閑西樞又七年卒於位時戊戌六月三十日日加午有白氣如火光起屋上公寬厚莊重質不待矯孝友敦睦身無擇行忠悃信於人主而德望洽於朝野輿誦誦之國史載之豈子孫後屬所可私議配貞敬夫人李氏系出　恭靖大王考尚州牧使長英祖戶曹判書孝敏公景稷彔嘉靜壹儀罔缺先公二十三年丙子終壽五十七始葬豐壤紫霞洞西麓戊戌八月從祔永平楸谷甲寅五月庚寅同遷于紫霞洞東麓甲坐之兆男泰壽僉正海壽郡守

斗壽府使女長適教官李必興次都事權益文沈璟庶尹曹夏章判官李耆亭孫駿命牧使龜命佐郎僉正出麟命司評龍命郡守出鶴命夔命麒命府使出内外孫曾多不能記公之墓道之文固將託於世之立言者而歲月寖久深恐遷延曠闕無以飭稚昧於後而增不肖之罪戾先最其概納之墓趾嗚呼痛哉

崔孺子墓誌銘 丁巳

湖西權氏有才子曰儆生數歲聞雷問其父曰此何聲也父曰天鳴也儆沉思良久曰是非天鳴也兩間氣鬱薄而成聲譬見腹飽則鳴雲陰者鬱也嘗問孔

子何人父曰聖人也請書孔子二字賜之帖壁間日日跪對之長而文行日進不幸二十二而歿湖南崔氏有才子曰命昌生六歲見雪上鷄迹謂其父曰是類文字形見今而悟倉頡造書之意也遂吟曰雪上有鷄迹疑是造書時十歲因賞雪月歎曰此堯舜心界也長而文行亦日進不幸十七未冠而沒昔麟獲魯郊仲尼反袂而泣爲王者之瑞殄而知聖治之不可復夫人才之瑞世豈特麐身牛尾禽獸之類而已哉兩孺子才相同地相近生先後間一歲而卒無成奄忽以夭嗚呼世道其可知也命昌母病乳癰殆醫

治乂無效方夏櫻桃熟命昌就圃自摘以入日見思母病惟此果可治恐不及其時今熟矣手掬以繼進三日而效五日而良已死之歲謂同學日月建午吾其不利果以是月死其旁通數術又如此命昌墓在和順江南谷祖塋側其先海州人高麗名儒文憲公冲之後祖博父彥恒母文化柳氏父母俱賢淑一子愛甚而失之於衰老呼號神天而卒毋奈則各自爲行錄介宗人之在京師者以有謁于余余財已辭權氏之托矣又不忍于再遂牽連書而爲銘曰

維古之時氣醇不漓清與厚並壽以德享降而橫決

天命爲裂楊烏蘇福尤其酷者嗟孺子乎奈何爾乎
尚余銘之不泐以補天工之闕

墓表

族子載順墓表 代作 辛丑

景命第二子載順字柔能監司安東金公時傑之外孫生而眉目如畫長又端方勤學己亥六月十八日遇暴疾不起于臨陂縣舍其妻咸平李氏進士益壽之女先以戊戌正月初八日未廟見而死得年俱十七余慟其窮毒甚越禮合窆於楊州海等村卽我趙世葬地也出興仁門東走三十里涉牛耳川北折由

小遝踰雲阪峙者海等路也道峰西與華嶽接而爲
漁隱谷未及谷抽一支逶迤南轉分爲兩支面離而
開局者海等山勢也其東支漫而庚兌行負丑而爲
六代祖豐壤君考妣塋其上數武爲五代祖判書公
考妣塋其西支屈曲起伏一里所斗起巃嵸向巽而
據直腦下爲高祖贊成公考妣雙塋其下不十步稍
平向巳而爲先府君白賁堂塋自此若級而降歷判
中樞趙惠古葬及二小塚而又向巳者順所托焉此
海等世葬之序也嗚呼汝旣夭無嗣百世之後是宰
如者豈能免耕犂之侵余故附著先塋特詳而乞海

平尹淳仲和書以刻石俾遺昆識先塋之處則並識汝藏也

孝子姜公墓表 己酉

日余寓嶺外晉陽姜晉一樂天以文爲贄求文焉余覘其學上下千古務撫前人已勘之是非而翻其案奇辯詼詭莫能屈也及指切當世民情俗弊深衆痛中骨理其文蒼莽古朴瑕瑜互見而馳騁獨見恣其踶齧余卒業而歎曰嗚呼是戰國處士之餘氣也歟蓄蟠鬱畢千年留一脉始鍾姜子矣姜子老而畸于世目之以狂生而遽得余爲知己氣奕奕愈自信於

是以其祖孝子松窩公之狀授之曰非子莫能表吾
祖也謹按狀序公孝行備親疾而寢不解帶禱天嘗
糞靡不用誠親歿而毁幾滅性啜粥加服有逾於禮
其感於神則有先妣屬纊後三號之異感於物則有
虎走避漁雉投繼奠之應盖公天資絕異早又就正
有道薰陶涵養動遵繩墨御家處鄉咸得其道宜其
於百行之源篤至如此　景宗癸卯命旌閭以褒之
公諱涵字仲容自上祖高麗晉原府院君昌貴爲晉
陽望族後數十世寢徵祖諱夢壽宣武原從功臣考
諱大生武科護軍丁卯戰歿于安州妣泗川李氏進

士鵬曾孫公娶仁川李陽蕓女生四男履謙服謙從謙益謙姜子及弟世一東一履謙出也海一鄭姬輔尹世命妻益謙出也余聞於姜子其先累世有積德護軍公死於王事公又以篤行純孝終嗇于命四子俱才且賢而無成此其理固將大發於姜子矣顧今齒豁髮種種以布衣窮嗚呼孰知夫富貴者磨滅而著書自見卓犖之士多出於窮愁歟又孰知天之生姜子而不富貴其身乃所以大報其先歟

水原墓表 癸丑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學者學以治心

令之學者心與學爲二口談天理而身徇人慾者盖有之矣先子之學克已而已已之旣克心無不取準於理而百體萬事無不聽命於心以之事親則終身之慕可以質神明而無愧以之進德則庶幾近乎弗遷怒弗貳過之域雖早嬰奇疾不克有爲於時卽其居家日用之節文理密察至均至方而挈矩之道備矣盖聞先子幼而有褊急之病一朝涕泣自奮從事於克已惟其一於治心故絕夸耀之獘篤於爲已故人不見知而闇然而章者自不掩於一門宗黨之間叔父后溪公曰吾家顏子也族兄豐陵公曰四德之

終曰貞貞者正而固也以是贊夫子之德其可乎斯爲知言也歟先子諱泰壽字士維豐壤趙氏右議政孝憲公諱相愚之胤于配青松沈氏觀察使　贈贊成諱權之女勤敏善治家助夫子養有二子駿命牧使龜命教官夫褒親之美而過其實謂之誣親君子不由也嗚呼後之人尚知余之無誣親之罪也

庶叔父通德郎墓表 甲寅

吾宗有淸苦自守之士而世莫知者其名聃壽字耳老豐壤之趙祖高麗平章孟有諱希輔光海時分承旨於君爲曾祖祖諱瑋泰川縣監考諱相翰護軍君

固窮七十年家徒壁立釜灰屢寒泊然不問淸坐繙書而已嘗隨族人赴峽邑邑饒榷板不一開口請爲親壽器賣舍得數十金以貸從弟飢益甚而從弟産故溫終不求償又賣婢得二千錢以貸故人嫁失時者又終不求償婦子有言𠬞適之方君之世一門隆赫力足以相藉而墨墨閉門以自老性孝母黃氏老家或有肉堅靭不受老人嚼以供君君輒手自擣碎令細輭助擧著乃已事兩叔母如母從弟如弟獲一物必三割奉之不爲後計毫髮惜生壬寅終癸丑葬從先兆在楊州海等村坐戌之原娶李氏璿系郡守

東馨女卒先君七年勤劇要𪾢十指繭禿用資事育而使君無垢弊服于遇命治儒業孫某某嗚呼不食者歸贏于後承吾有望矣

李生墓表

李君昌發姿茂行篤而年十七夭識者悼之謂關於運氣是顧泛言之耳未究其所以然盖嘗默觀世級以爲天地之運譬如四時春夏主發生秋冬主收歛故世之衰也得嚴厲刻削之氣者常顯而壽而其溫厚惻怛者愈賢而愈不遂何則所稟非乘運之氣也黄叔度非東漢之士故伏窮廬而没身邢居實非衰

宋之才故秋風三疊僅見其端而已玆乃所謂賢而
達於運氣者乎龜命委禽李氏而君死已四歲未及
接君儀容顧得於聞考於狀誌諸文則其形頎而器
恢質慤而誠愻自夫孝親敬長之節以至言動之微
皆可書以爲訓而無一不本於溫厚惻怛視世之顯
而壽者其氣盖過別其夭而無成無怪也而所遘之
不幸則甚矣君字大而系出 世宗別子寧海君瑭
高祖觀察使諱畤萬曾祖持平諱伯麟祖留守諱彦
紀俱用不究材父府使諱敬躋又賢而詘理宜衍慶
於後而君以獨身承四世之重嘗泣語其妻曰我無

兄弟卽不幸有疾爲父母憂何如而不自愼卽而卒不免於夭使宗事永墜父母老而無依豈不悲哉墓在廣州大院里負酉之原君妻權氏安東大姓生員益昌女始欲死而下從旣復念君之美行宜得世之立言者以傳爲不負逝者乃力績辦具介而幣諸名公以及乎龜命昔杜氏蔬食終仰蘇屈張妻述志以丐韓銘其義近之矣感而爲之識

碑碣

資憲大夫李君墓碣銘 癸丑

三代之爲善易後世之爲善難士大夫而爲善易徼

賤而爲善難何則爵祿慶賞之勸行於古而廢於今
名譽順風之勢在於尊而不在於卑若乃居今之世
伏窮閻之中而能以孝弟砥其行者可謂兼於所難
矣以余所聞李君枝蕃其人也君字聖汝慶州人新
羅佐命功臣謁平之後家世陵替高祖以下皆不仕
父九智階通政母全州梁氏德仁之女君性孝年十
七母病革三斫指取血以進鄉黨稱爲孝見任監司
有後隣比嘉之會一鄉議請旌表君慼然曰吾所以
爲此欲救親也而親終不救此吾恨耳又從而爲市
乎任公執手泣曰汝純孝也吾安違孝子心事遂已

前後執喪哀毁如一啜粥至終制營置祭田時節上墓具饌必潔時物未薦不先食篤於友愛兄弟有染癘者君自遠徒步往視家人諫之君曰疾病不救兄弟之情安在醫治盡誠遂得全活君臨財不苟有氣義平居灑掃門庭穆然静坐不肯從貴游游以大耋資累陞至資憲大夫辛亥六月五日壽八十三而卒七月十二日葬于廣州巖寺里先兆娶副護軍河東鄭楠女舉三男一女男長益夏武科嘉義次錫夏次泰夏女適姜某孫七人瑞圭瑞珏瑞鳳瑞龜瑞鵬二幼瑞圭向學從余求墓道之文銘曰

有善人于此王政衰而慶賞不行地處卑而名譽不光責於人者乃移於天錫以大耋俾膺崇秩子孫多有百祿所湊我銘其墓世教之補

普運大師浮圖碑 甲寅

普運大師道一修行六十餘年壽八十示寂於德源之明寂寺越五日將擧茶毗先獲舍利三顆圓轉百寶光明其徒相與建浮圖而藏之蓮輪居士爲說偈言

在師而論四大皆幻飼虎救鴿了無所吝而況舍利骸骴之化就加愛護無有是處在衆而論起如幻法

舍利妄相猶爲珍襲何況先師所傳心印眞大寶藏而可忽慢巋然新塔春城之北瑞氣晃昱邊氛攸廓人天諸衆稽首其前使稽首者是師方便

龍驤衛上護軍鄭公墓碣銘 丙辰

史之體善惡幷書而銘則主於褒善後世君子遂不復致嚴乎碑碣其子孫務飾其疑似髣髴之說以納父祖於今名而不知其遺魄之永包羞于土中受而銘之者又一切備書以順適子孫之私意而不知是非之公不可撓以毫髮一辭之差上欺天而下誣人也旣護其短矣於其長也而亦歸之曲筆旣進其不

肖矣於其賢也而亦疑其有所私夫護短而掩長進
不肖而病于賢爲子孫者何所甘心銘之者又何怏
也湖南鄭上舍墩與余舊間述其五代祖護軍公事
行以告余而乞銘曰吾晉州之鄭也始祖高麗壁上
功臣平章事藝世承圭組有諱璜當麗末位撿校僕
射封晉陽伯四世而爲繼童我　朝左贊成又四世
而爲公考曰宗堯主簿祖曰億判官公諱遵一字擇
中生於嘉靖丁未年七十七而卒以壽階折衝配光
山金氏生員忠男女墓在南平漢赤洞三男晛叅奉
晙别提晩未仕後孫甚衆不能記公天姿粹美少就

學曰書忠孝二字曰學問之道自忠孝生此二字不可斯須忘也稍長師高霽峰與同門諸賢相切磋專親生養死祭殫極誠敬事兄如父撫兄弟子如己子宗黨多化之長子晛尤以孝行稱世名其所居里曰孝友村　宣廟壬辰乘輿播遷公慷慨涕泣仗劒將赴霽峰軍病作不能行於是傾家困募死士使晛代將之往及聞霽峰敗痛哭病幾危自以　國讐之未報爲平生恨絕意世事搆小廬龍山之下扁以向北聚諸生講學其中每於忠孝大節反覆致意兵戈搶攘而皐比不撤旣歿鄉人士立祠于縣南楓嶽山以

晛醌余曰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于猶不能記子之
祖之詳而余何從徵之哉抑難誣者公議也而士林
俎豆之享百年而尚不廢不容僞者天也而子之宗
族繁衍往往力文術爲飭士以持門戶此其可徵也
夫然後余可以書也夫銘曰
蓋聞晉陽伯述先人忠孝之訓曰余終不負此云旣
以此而飭躬又以貽厥孫孩提之識形于心畵厥孝
伊何執玉奉盈生事葬祭以敬以誠厥忠伊何藿食
肉謀父病于代一死鴻毛丞又貽子維丞之孝赤洞
有阡楓山有廟廟則士薦阡余勒珉何以徵之曰人

輿天

東谿集卷之三

東谿集卷之四目錄

行狀

先考通訓大夫行司䆃寺僉正府君行狀乙未
祖考東岡府君行狀己亥
先妣行狀己酉
伯氏行狀壬子
義禁府都事　贈吏曹叅議權公行狀癸丑
弘文館校理林公行狀
黃聖齊行狀丁巳

東谿集卷之四目錄

東谿集卷之四

行狀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先考通訓大夫行司䆃寺僉正府君行狀乙未

先君諱泰壽字士維姓趙氏豐壤之趙以高麗開國功臣平章事孟爲鼻祖入我朝簪纓不絕有諱磯司憲府監察贈吏曹判書生諱希輔分承政院承旨贈議政府左贊成生諱珩行禮曹判書贈議政府領議政諡忠貞公生諱相愚今原任議政府右議政寔爲高曾祖父妣貞敬李夫人尚州牧使諱長英之女戶曹判書諱景稷之孫系出恭靖大王先

君之德內而不外幽而未光宗族父兄之間容或有
未相悉者以不肖之才智下尤豈有所知哉抑以耳
目之所覩記叅之心思之所推測而世之君子識其
大體焉竊見先君於孝天植盖自幼時出外遇佳味
輒袖歸獻李夫人家中至今傳稱之李夫人有宿疾
沉痼先君盡誠扶護積年如一日夫人常曰吾孝子
也議政公春秋高數遇疾先君憂慮已甚未有食息
弛雖在平時事稍涉於害疾必奔走勸止議政公素
不屑屑於攝養或聲色拒之反覆啓喩得而後已故
凡有起居違宜家人必先報之間但告以先君憂悶

而勉從者多至於衣服厚薄食物利害必稟於先君取斟酌平居屬屬惟先意順旨是思於事有所不可亦從容熟諫終不得請則且委曲承奉不敢專擅違逆先君疾痼年旣衰而其在親旁周旋給使甚捷衣脫著必趨奉之出入坐起必扶持之不使少者代嘗日吾於事善忘若係爲親輒心開性甚遲鈍於親使令耳殊聰目殊明家人亦皆曰某親在親旁身輕如飛朝未起使人問侍者以寢睡安否食下必親檢飯所進多少饌味所嘗幾何夕較朝今日比昨日同則喜减則憂雖加猶慮以異於常也故家人有云某親

之奉老好惡皆憂非甚病躬詣側密察神氣且以匙箸疾徐輕重爲甘饜之候近年非寒朝冷夜輙無時侍側雖困劣不敢少選退處其有故異居必日三四遣人問寢啖起居病革也方寓季父第而屬纊前昏未問起居者財半日凡於親病問醫劑藥之事必親任焉子弟或以違於靜攝請代勞不許待醫極降意雖名亢不擾者要以誠感之終得其力爲家乘議政公立朝言爲統曆書記病患聞甚藥物進停出入動靜毋或遺漏以備叅考親知間泯然簡牘鮮有語不及於庭闈者盖其心殆乎無一事無一時而非親

故見於外者自然如此非勉强而爲也祭祀如可强
必宿齋躬將之其不與祭是晨也攝衾而坐祭已卽
枕勑家人具饌一以精潔爲主李夫人墓在豐壤有
自豐來者必起問塋域安然後及宅李夫人旣卒移
事母之誠以事舅及從母甘旨必分之憂患必共之
凡所欲必曲成之舅素號性嚴而於先君獨無所叏
憾焉於親屬高年者卒致殷勤雖僕隷與親年相近
者不敢傲惰先君終議政公諱慰者曰與病孝子六
十年同懽已過望矣吾何爲慟哉其教子弟也不罵
而慈不怒而嚴授書釋義明暢雖稚騃昏蒙聽之心

悅閒居必告以古人事迹鑑戒之宜文字結撰之妙使之浸潤慣習不至扞格讀書必令整齊收斂端坐徐究几席書策不得傾側凡妨於工者不使經意日必有程課程課既足雖敖蕩非至踰閑不禁非有病不以事故廢業大率於快處嗇之慢處警之柔懶者鼓而作之强梁者操而切之繩墨井井未之或差不肖輩才性魯下而幾乎有分毫成就者此也其遇家人也雖有過未嘗察察言必柔辭戒勅度不可改初若不知而凡作過者輒自訟曰某公得毋知否見其少不言若無所睹躬盖居家行事無一毫非道視

於人者故人亦不忍以非道視之使內外斬斬雖姊妹必有人乎側而後接之雖妻孥之親對之未嘗不肅敬自外至則雖臥必起待物一以恕其使下必先之未有慢令於前而詳責於後其有罪也察其情之眚怙未有以一時之怒而罪人怒又弗遷諸人晩以心火爲苦嘆曰吾一生用力在恕字今不能矣然奴僕有倚勢橫者輒痛繩之不貸故議政公貴極人臣而奴僕乃以不免人凌藉爲患接賓友敬而不至於疎和而不至於狎簡而不至於傲語循本分不妄及於時事客起禁不言其長短處事詳而要謹而從容

周而不濫而當爲所於豫故少窘迫之患雖至細如
伻信往覆各有曲折無放意疎率者審於辭受之際
苟非義也雖親故面遺人皆意其難却者一皆辭之
如刀兩截於請托尤不拘顏情斬然不可撓人有借
一言之重於親側輒曰親性嚴惡子弟作如此言不
敢逆也亦未嘗自引義理以取潔名故射利好勢之
徒無所爲而日疎議政公出入要津四長東西銓賓
從充溢堂陳而先君所居乃有闃然無履迹之時其
喪操文以哭者有曰朱門之内別有寒屋日甚至有
不知某宰家有某子弟者記實語也然人或專以是

爹之者淺之爲知也食止充飢衣止煖體不爲一無
益之費一浮華之具所處樸陋葺完而已所御物苴
補破敝或至累十年不易然耻夫世之詭爲儉薄以
矯俗博聲者人見其絶無綺紈相也謂之過儉非其
意也凡所得公俸私餉輒分之諸弟妹惟均故舊死
而其家貧窮者撫恤之甚勤幼嘗育于人及長當節
祀忌祭必備需以送其墓在先壠側行祀畢則親詣
展拜之待遺孤甚有恩意顧饋不絶早嬰奇疾屛絶
嗜慾頗留心於攝養之方常曰千金可得此身不可
得豈敢徒然死哉故診其病者良醫袖手而特賴是

而支延焉平居淨掃一室瞑目靜坐儼然如泥塑人不堪其淡泊而方且怡如也室中所有衣衾巾帨書策筆硯之具莫不有位置用捨莫不有條理行止坐卧衣服常襜如聰明絕人盖讀十律一遍倍文不錯晚與子姪語或擧數十年前所讀書如新讀者於事酬應遝並而鮮或遺錯此盖遇事盡誠之效而亦聰明有以濟之文才夙成嘗出入南岳明谷兩公門盖年十六赴癸丑續蘭亭會時與會者多當世鉅公而屬先君爲序序成咸嘆賞旣阨于病遂一切廢之而所著文詞簡整有法度雖一時藻飾不以麤心發之

業擧文亦絕俗曰氣間嘗崑捷發解而病益痼數益
奇竟不成一第以悅親先君盖亦不能無槪然於此
性喜書以病不能讀則循環熟覽於經傳尤然晩又
不能是則自抄閭情錄及古文數十篇時吟諷之而
已筆傳家法而才分超越遒正姸媚作字甚敬未嘗
胡潦亦以病廢之然議政公常曰某筆才勝我尤稱
其行草四十四始筮仕初除内侍教官例調掌樂主
簿先是樂政弛替多不知操器者先君涖則一以科
條從事旣遞明年 國家設進宴而法樂賴不乏云
遷義禁都事儀賓都事水運判官站人服其淸稱爲

百年之最以病遞拜　宗廟令瓜滿移拜司䆃主簿
社稷令出爲交河縣監廉以約已明以涖政莊以御
吏尤以愛民爲本値荒歲免民應納錢二萬以完經
紀移充之捐常廩濟窮民且嘗賑事適以親病棄歸
居官財八瓜矣盖未嘗皎厲爲治而交民至今懷惠
碑之日卧閤八月流澤千秋士大夫莊於交者或爲
之延譽於朝先君不以父兄之勢競進取且病不樂
膴仕以故常居人後然當路亦以此賢之故或有匪
望而來者叙拜敦寧判官陞司䆃僉正移安城郡守
銓官有以病難其往未赴先君生於戊戌十月九日

終於乙未六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八舊置曆以記日是歲忽罷之盖自冬末議政公病阽危先君冒寒起居焦灼過度議政公旣少愈而先君宿患益篤遂不起始遷寓以議政公所服藥料及已所服雜畧以隨前其終一日取出悉分異之遺令治喪以儉九月初一日葬於忠州省洞忠貞公墓兆之側乾坐原竊謂先君天姿甚高剛正精密愼恕整一而本之以靜意有斷定截不失尺寸存心克己之功深而變化氣質者爲多盖其心以爲凡行已處事寧約毋奢寧拙毋巧寧細毋踈寧拘毋苟然而考諸其行所有適於

中道者幾希特夸夫議之以爲約巧家視之以爲拙過於疎者而後謂之細失於苟者而後謂之拘耳高而不近於名卑而不溺於俗推孝慈之本立而事上使衆之道備卽其几案筆硯之間而有萬物各得其所之意歷選今古賢人固有從事學問資功師友而至於道者矣若夫師心獨造自合準繩如先君則或鮮矣子夏所稱雖曰未學而必謂之學者惟先君可以當之先君十五娶青松沈氏觀察使諱權之女不肖兄弟二人駿命進士娶正郎宋炳夏女龜命生員娶士人李誠躋女

祖考東岡府君行狀 巳亥

府君諱相愚字子直自號東岡先世豐壤縣人豐壤今屬楊州始祖諱孟以高麗開國元勳爲門下侍中平章事是後譜牒逸不傳有諱之蘭在麗爲天和寺殿直六世而至諱愼始入我 朝爲淮陽府使 贈司僕寺正生諱安平工曹佐郎 贈兵曹參議生諱厚之生諱益觪 贈司憲府掌令生諱世贇長水縣監生諱磯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判書出後叔父靖國功臣豐儲倉守 贈工曹判書豐壤君諱世勛定府君曾祖妣 贈貞夫人李氏祖諱希輔分承政院

承旨　贈議政府左贊成姚　贈貞敬夫人崔氏贊成公以上十餘代毓德種仁嗇於官宦而贊成公剛毅自守阨於昏亂之世歛福垂裕克昌厥後於是考諱蘄以厚德令望爲國藎臣爵至一品官至禮曹判書歿謚忠貞娶泗川睦氏戶曹叅判諱長欽女端莊勤儉婦道甚備封貞敬夫人以庚辰閏正月二十二日甲辰生府君于盈德縣舍實忠貞公任所也睦夫人旣擧府君心欣然若有所恃幼有異度六歲時嘗往姻親家有贈以錦段作衣者輒辭曰吾雖幼儒生也豈可以錦爲衣終不受見者皆驚乙未聘全州李

氏牧使諱長英之女判書謚孝敏諱景稷之孫於白軒公爲姪孫府君因得游白軒門下大爲所奬丁酉中司馬是歲執贄於同春宋先生先生亦甚期許焉戊申率太學諸生抗疏請　神德王后祔廟蒙允己酉令　上入學充將命壬子筮仕除翊衛司洗馬甲寅令　上即位罷宮屬陞六司畜別提出爲漣川縣監乙卯師門被追削之律府君與洪監司得禹高侍直晦諸公疏卞之謫配南平明年因旱宥己未丁外艱辛酉服闋拜戶曹佐郎壬戌出爲泰仁前後莅邑一以淸簡爲治尤有意於文翁之化邑中士子多興

起者漣泰皆有去思碑始府君負士林重望弱冠爲泮任藐然處多士之首人不敢訿議將命儒宮極選也而名流林立終亦瞠然讓之祔廟疏之發也異色合擧而必願得府君爲首金相壽與劉薦三人于朝府君實與焉府君交遊多一時名勝幾皆顯敭朝廷矣莫不側其席以待府君之至而府君蹭蹬久不第當世咸遲之是冬始登增廣會試會有服明年冬乃赴殿試旋拜持平甲子自泰仁承　召因入對論新授東萊府使韓構行己鄙陋請改正又啓金煥請鞫之論擧國同辭而執義李宏等不恤公議汲汲停止

請並遞 上震怒責以惹鬧特遞之大臣三司爭論不得是後終府君之世堂不復入兩司矣秋差訓局郎兼西學教授直拜兵曹正郎承 命廉問湖南冬復 命乙丑被知製 教選又以準點叅吏弘錄拜副校理以訓郎非玉堂所可帶呈遞丙寅春移拜吏曹佐郎夏遞拜修撰 筵對與李公徽明請褒淑儀房兩處折受又請蕩減湖西帖價米 上皆允之寫莊烈大妣玉冊陞通政同日拜全羅監司以未準職因臺 啓收新資並遞藩任還兼西學教授拜舍人秋移拜副應教應 旨與館僚聯名陳劄時李公徽

明論外戚及宮姬事被譴劄中因救之又入對請頻開講筵　上並嘉納焉後於晝講因文義陳振朝綱恢言路之意仍論平安監司尹堦贓汙不謹黃海監司任奎按湖南時爲嬖妾病於宣化堂設神祀狀俱不可畀之重藩奎上疏反詈及秦仁虗錄事是冬終至對吏配楊州䌸樹驛時叔兄正公亦在謫明年李相端夏白某有老母兄弟俱謫情理可矜　上特命放釋丁內艱己巳服闋時事已變不復履宿跡矣拜司䆃正出洪州牧使庚午棄歸辛未拜司成壬申遞拜宗簿正移左通禮以微事拿奪冬出居豐德紫霞

莊與金赤谷益廉徐相宗泰李參判喜朝隣比騎
午相從於涯巓之間詩篇唱和以爲娛見之者不知
其爲儒日學士也癸酉夏叙拜司成出瑞山郡守甲
戌春移陞江界府使未幾朝家更化南相九萬白
上以趙某不宜久置邊上　特命遞付京職而拘政
例付軍職冬還拜禮曹參議移大司諫遞拜同副承
旨病遞乙亥春以備局薦拜吏曹參議夏復拜大司
諫兼承文副提調時因久旱有甲戌竄配人會議疏
釋之　命府君上疏言如此則可否爭論必無了當
之期宜先令刑官考案區別都堂聚議奏行然後三

司舉其得失且斥任相元營護己巳人之非又言外
獄淹滯之可理役布侵徵之可革秋拜吏曹參議丙
子春遞拜大司成夏移拜承旨遞拜禮曹參議秋遞
拜副提學試官違牌罷職大臣以實病白仍任冬遞
拜禮曹參議丁丑春移承旨旋兼備邊司副提調以
備局啓解承旨拜大司諫擢拜開城留守先是關西
伯之議薦也申相翼相以府君首擬吳公道一以爲
未經副學而徑陞秩有違特望力止之故至是始擢
冬以乘轎有臺參削黜旋叙戊寅春朝家有西市事
戶參當往銓曹以府君首擬　上爲差副擬後於筵

中　教曰予知某有病不欲使往塞外耳拜大司諫
上陳弊疏請撿田以正經界減額以均軍役因言吳
道一議論去就之間雖有病痛其文辭淸白足以煥
猷礪世而臺劾過實有非消融彼此之道　批旨褒
嘉遞拜大司成夏移都承旨遞兼同義禁拜戶曹參
判憲臣以壬西市劾戶判李濡府君曾在備局亦以
互市無傷贊其議上疏請與李濡同被債事之罪秋
兼觀象監提調移拜大司成兼承文平市提調前後
居館任頗以糾正士習奬成人材人稱其效冬移副
提學入晝講言當此歉歲兩宮修理恐歸豐亨之舉

新後宮奴婢田宅之價無所減亦有歉於聖德因進曰漢文帝以四海之大殷富之世惜百金之費罷露臺之營后妃身衣弋綈衣不曳地惜財昭儉之德豈非今日之所可法乎　上皆嘉納承暉殿災請對言近來刑政失中如李頤命事遠竄太過又請命兩醫司定醫官備藥物以救病癘者軍士之流亡物故者一切刋除改整軍案以紓民急　上納之李頤命改以付處竄進　思陵復位玉冊時都下癘氣漸熾而上將親臨祔　廟之禮府君疏請停止　備忘切責命罷職不叙政院覆逆玉堂劄救翌日　特命叙帶

職如故己卯春差　思陵都監堂上移拜京畿監司
以封　陵勞陞嘉義冬上民瘼變通疏言各軍門保
布及各司貢丨次乙亥例減捧江都木待明年木綿
之實以本色還報江都移轉米以小米代捧凡三條
庚辰春移拜吏曹參判兼同　經筵晝講論不遐遺
之義遂陳江界形便且言即今討策唯有固結人心
如使五軍門擇試西北人材充補將校之窠使之習
於營陣節度歸而復爲本土將領則人心既不無聳
勸之效邊士亦將有敎鍊之益所謂操約而施博者
上是之他日復入言均役正界之宜又白金昌協人

物文學當世第一宜以誠意招延儒臣有以畫師匠
工常留禁中爲言進曰欲爲器用則必求巧匠欲爲
繪事則必求良師夫君德成就乃第一件事而不思
擇人而輔導之乎時府君屢入講筵多所啓沃每於
任賢材公進退破朋黨之道尤致反覆 上亦虛佇
焉兼右副賓客觀象監提調時府君在銓半年値長
席不出獨政居多夏左相李世白劄論兩銓長薦望
傳言之誤 上命推考持平李德英又疏詆注擬偏
係之失府君上疏卞德英言仍乞免 上許遞司諫
俞命雄以銓曹以府君旋卽擬官斥之以不有公議

吏叅李公益壽對卞仍白府君而德英因府君疏避
嫌大諫崔公錫恒處置遞之兼副揔管狄除刑曹叅
判移禮曹皆不拜冬就理先是孟萬澤以試官時爲
其姻屬換立塲屋軍有人言故府君在銓枳臺望德
英所謂偏係者此其一也至是儒臣言其事不可不
覈萬澤旣囚金吾因其自明直請拿問府君　上允
之承旨玉堂力爭以爲拿問銓官壞事體關後獘
上入法吏言謂王府無發緘例終不聽矣自是至明
年秋連除大司成大司憲戶曹叅判漢城左尹京畿
監司工曹叅判兼承文提調戶曹叅判皆不應　命

仁顯王后昇遐以副提學差 山陵都監堂上不得已出謝旋辭本職未幾擢拜刑曹判書因捴護使請對變通遞都監堂上凡六疏辭本職 上親於筵中開釋勉出後數日以蠱獄罪人英淑取決案不得已出謝 上下備忘賜張庶人死朝臣多上疏請全恩者府君亦言 世子仁孝國本鞏固爲四方延頸之祝雖不幸變出宮闈事在難赦亦豈可無却顧長慮爲十分善處之道而致有此一切之法乎冬兼內贍提調移拜右叅贊兼 宗廟提調壬午夏移大司憲時兩司合啓論南柳兩相及尹相趾完府君引避其

於南相則曰按獄屈法雖不免爲錯誤之歸第究本
情非有一毫他意只爲國家深憂遠慮而已處置見
遞已又以諫院論劾罷職　上於筵中亦屢下嚴教
矣癸未夏叙拜知中樞兼都摠管知義禁皆辭差儐
使迎勑還以病遞伴送之任移刑曹判書辭不拜秋
遞拜禮曹判書兼雲觀楔院提調冬兼左副賓客
王世子臨筵降手書以孔孟出處爲問府君著說以
對仍附尊周之義焉甲申春遞禮判夏拜左叅賛府
君自通籍前後華要之選多居人先至是升正卿四
年終不入銓望公議莫不怪之乙酉春徐公宗泰爲

吏判辭疏言趙某言行宿望非臣之比而終不與於天官之選明日左相李畲入對言府君不入銓望事云首相以爲有訾議故不敢擬首相卽申琓也 上問所謂訾議者何事左相對曰趙爲先正臣宋某之門人吳道一侵侮宋某門人皆絶之而趙獨不能絶以師弟間自處未盡議之耳盖府君與吳公交道甚篤而先是世有謗吳公以乘醉侵辱同春者府君親詰吳公則吳公瞿然曰吾於儒賢景慕不後於人雖醉豈爲此悖妄又問之其時所謂言根之人則亦以爲無侵辱事及臺劾出而 上因吳公自明之章下

詢入侍諸臣時申相亦侍與諸公力白其寃 上深然之故不惟府君待之如舊春門子弟亦不以爲嫌矣今申相無他端而反執此以枳府君豈不異哉府君以事關師門上疏自卞之曰今有人焉聞有侮辱其父兄者問其人而曰元無此事擧世亦曰元無此事而爲子弟者必曰此人辱吾父兄是眞以其誣辱歸諸父兄揆諸道理近乎否乎 上優批諭以處義未見其未盡而申相對章復摘府君贈吳公詩語以詆之府君復疏卞 批旨有曰卿之心事予已洞知他日李相來見亦自謝 筵奏之失實矣陞右賓客

兼掌樂提調遞叅贊夏拜大司憲辭遞秋兼司譯提
調院科之規分畫相等則或視栍高下或以仕久近
惟當時提擧之意故多有不均弊府君以爲試才而
舍栍不可始定以取栍爲式院中至今遵守云拜漢
城判尹冬兼知義禁丙戌春遞判尹拜大司憲兼備
局堂上遞大憲兼知　經筵拜刑曹判書旋遞夏
特旨陞判義禁以趙尚廸擬律失當右相金昌集筵
駁之府君引咎乞免　許之復兼判義禁病遞旣數
日拜兵曹判書又帶金吾仍按林溥鞫獄溥鄉儒也
投疏言辛巳按鞫諸臣不錄順命招中謀害　東宮

四字之狀　上命設鞫𦤺治領相崔公錫鼎爲委官
與府君實終始任之溥引卞東規呂必重爲證東規
聞於姜履相而東規已死呂姜俱辛巳問事郎也溥
又援其兄浣聞之朴泰春三人始皆不明服及請刑
而朴則曰聞於姜姜則曰聞於呂呂受刑十八度方
承欵俞彦明李聖肇亦以其日問郎被問李對以不
聞俞對以但有何好語初溥未鞫金昌集以辛巳禁
堂上疏自首謂有豈好二字而呂姜始供亦稱以不
好矣至俞供出府君謂獄體不可不令謀害何好兩
語歸一　登對議讞實主此論而崔公獨以爲此本非

張大可成獄者而憑藉無路蔓延可慮遂有酌處之
擧於是溥減死論諸囚以次擬律而叅坐大臣以下
皆罷職大臣卽申相琓李相世白李相畬也時金春
澤亦爲溥所引自配拿至而尚未發遣府君奏言春
澤凶悖千人所指傳所謂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
請卽日還配溥獄凡三朔而勘府君以溥疏固出於
嫁禍之計而言旣發則不可苟然掩昧事且關於任
用大臣而深知其設有闕遺不錄之失不過由於無
情故與崔公終始按治惟以平反爲務信其一心不
恤人言而一邊疑怒之目乃謏謏然巧吹苛覔自夫

始按之日謗議已攅蝟毛而起矣及李潜之疏出而
訟溥之寃其指意尤非常　上震怒旣親鞫殺之而
以不能明斷溥獄遂籍此輩言復　命拿鞫溥必重
於是府君始不安屢辭遞金吾及本兵崔公亦引入
而其後溥兄弟斃於刑吕又變謀害爲不好而獄案
翻矣李德英以始按時問郎追疏論鞫獄不遵法例
之失七金昌集自鳴之章訐以皺合文字汩亂日月
最後李海朝咎府君以徑請諸臣之罪始溥獄之初
設也金昌集首以豈好諸問郎供以不好而順命已
戮東規旣骨謀害二字無可覈之路相議請對爲將

釋出諸問郎故府君於　筵中有日毋論豈好不好
惟其不錄之失當時叅鞫諸臣似難免責而獄事層
節稍變遂至淹延顧非始慮之所及海朝乃以此一
滚勤歸於貽禍之目而按鞫諸家之憾恨未釋者亦
以此人之不諒何其甚也府君以德英疏　批有嚴
教出城外丁亥夏拜知中樞移刑曹判書府君前已
兼内醫提調而近例内局秋曹不得並帶陳疏遞刑
判拜右叅贊因入侍言寧邊兩處折受之獘請出給
上特許之府君於庚辰　筵奏嘗及此事至是始罷
秋以梨園提擧赴耆英會非經議政而秊七十者不

得叅例也而獨邀府君赴之明日領相崔公入對引
温公故事爲府君遣焉冬兼知春秋館因李海朝論
溥獄疏上章自辨 上優批答之入 經筵奏言年
事凶荒而 王子第宅之營有違修省宜待稍豐剏
從儉約因講春秋請述 孝廟之志毋忘洒耻之義
上俱嘉納之居數日下 御製詩慨然有匪風下泉
之感焉移拜吏曹判書左相李公濡以府君乙酉後
久未入擬意別有事端於議薦也以私問於領相且
言府君不能鎭少輩之激府君引以爲辭累 召不
赴仍胥 命金吾有 旨令廟堂稟處明日領左相

入侍左相自陳無他意　上謂向時事已盡昭釋而
吏判論議本不乖激地望實叶銓任固無難安者矣
府君不得已出謝戊子春兼備局有司堂上判義禁
惠民署提調累辭遞本職拜禮曹判書遞金吾夏復
兼冬復拜吏曹判書　筵陳固結西北人心之策又
言一邊人斬黜之過　上嘉納己丑春因朝叅復申
前奏曰今日臣隣所達錢穀甲兵之事猶是末務若
論其根本惟自　上建中建極公用一時之人材使
之同心戮力以做國事實帝王爲治之道也仍請收
召退去大臣併用斬黜諸人　上曰非不欲保合矣

而不如意是可憂爾對曰寅協之道不但責於臣下
亦在　聖上公聽並用之如何就其中偏黨特甚者
斥黜流竄明示好惡則何憂乎不如意也及李觀命
之疏劾崔相也　上謂侍臣曰予所以斬黜於此輩
者欲得一日之安也頃日吏判所達誠有意見故果
欲用之而此疏又出矣如是而國事何能做乎後府
君既解銓李縡追論注擬間事　上於府君批有衆
心寬和銓注公平之教矣是年府君入耆社再上疏
請致事不許前冬　筵臣有以王子買第事陳白府
君以其意出於省費亦贊之而　上意乃屬於綾川

書郎 仁獻王后考妣祠宇所奉處也享有不便於是永安第之說發而府君適 筵對力言府君平日言語多率口而發不爲計較修飾且 上於買第事曾有福家吉地之教府君以爲此亦君臣間眞心無隱之語也於是言雖以福家言之此勝於彼矣是夏校理洪禹瑞上疏深斥至謂之固寵保位府君對下 上賜優批屢於筵中開釋府君連疏辭不出後以客使至 法駕屢動暫出應 命旋尋單校理李澤復擧 筵奏事攻之益力又斥其冒出 上嚴批責澤府君愈益辭遞本職拜判尹秋移判敦寧遞內

局金吾冬復兼内局時領相崔公爲都提調朴弼明
以都承旨兼副提調而 上候比數未寧入冬復有
腫患沉重或加或減彌留且百餘日矣庚寅春忽於
院批有未安之 教責之以泛泛卽日 下備忘三
提調並命遞政院覆逆 上咨降嚴旨多人臣不忍
聞者至以春秋不嘗藥爲喩覆逆承旨並命拿鞫又
命削黜三提調於是大臣玉堂兩司劄 啓連續請
寢而 上批益嚴當是時事出不意 天威震疊衆
情代怖若無天地而莫知其所由然矣初崔公以
上候稍間請時接大臣講究時務及設行大政毋使

遷就焉　嚴旨後數日左相徐公宗泰上劄伸解微
及其事　上始引此爲藥院罪後於　筵席亦連以
此爲言然後廷臣遂昭然知　上意之特有所指也
然因徐公劄命還寢黜罷而因宋宅相疏删去備忘
所引春秋語矣未幾兩司新入之輩務擴摭崔公毫
髮之過以迎合　上意　上遂允其削黜之啓府君
亦尋單遞本職其夏大司憲兪得一　筵劾府君前
冬病不叅入診且多不與於議啓請削奪　上但命
罷職後鄭澔繼爲大憲連啓不止竟允之盖府君於
其時腰痛猝劇大臣稟達　上許其調理故未叅入

診及議　啓者廑一日而彼顧急於擠陷乃持此中
之尚何言哉冬獻納李翊漢爲府君疏卞頃之特命
給牒歲抄叙除判敦寧尋單不拜辛卯以特旨兼判
義禁因有省鞫屢承　牌召陳疏引藥院事爲辭
上始下開釋之　批不得已出謝移吏曹判書時府
君氣陷之症始發濵危已數日　上遣內醫看病賜
藥物因備局　啓遞金吾經月始回蘇疏遞本職拜
禮曹判書兼濟用提調夏進拜議政府右議政兼帶
如例先是閔相鎭長之病革也有時宰就問當今可
以倚重者爲誰閔公獨舉府君爲對而有問柳相尚

運以宰相材者柳公曰以吾論之無過趙台其人曰某才疎於裁決奈何柳公曰大臣之職在於引君當道此台必不導上於非僻矣及春初府君之疾甚人皆憂之崔相獨不憂曰此台德量當入廊廟而未及大拜症雖危非其死疾也至是果符其言時久旱不雨府君入相之日甘雨霈然都人謂之趙相雨因府君嫌名而稱之也府君上疏固辭 上批有曰卿有才有德今玆枚卜允叶輿情四疏始出入對請釋鄭澔之謫始 上惡澔偏黨亂之經年至是特放因陳公好惡祛偏黨之道 上嘉納府君自病後行步不

頁及退下殿階幾至蹶跌 上臨軒驚動翹身促少
宦扶掖而去後凡出入率以爲常又賜貂帽掩勑帽
工曰右相頭大宜從闊造進入以爲異數云時朝廷
有戶布丁布口錢之議秋府君上劄曰竊念今日生
民之困悴都在於白骨黃口侵徵鄰族 聖上憂勤
丙枕靡安日與臣鄰周 咨講究思所以袪弊之要
羣策畢擧衆議盈庭而乃有戶布丁布口錢之論事
有條理法甚均一信能行之可救當世之痼弊而第
念帝王經國之道必因勢而利導緣法而爲治民易
趨令行之無弊故臣愚竊以爲此法猶當行之於古

不當行之於今何者大抵我國規模名分爲重徵布之法納錢之規只及於平民獨不及於士族因循不變今已累百年況以前事言之曾於 太宗朝麗季戸布之法特 命停罷 聖意所在槩可以想矣且在 列朝名臣碩輔多論此事而羣議矛盾終莫能變更者亦豈無所由而然哉今若泛論其弊則實爲偏重而不均有損而無益徐究其實則 上下之尚能維持紀綱之猶不甚亂者未必不由於士族之無此役也顧今絕海荒塞之外深山窮谷之中繩樞甕牖朝徙暮遷者非無剝膚之怨蹙頞之心鬱鬱思亂

綜亦不敢動特以其所謂兩班參錯其間故有所畏忌而然也况人心世道日趨汚下至於莫可收拾之域而乃反不量時勢猝創新法或布或錢混徵於曾前無役之士族則必將魚駭鳥散所在鼎沸至於當納不納十分催督之時不得已拘囚鞭扑與庶民無別則有識之士猶可體國而間有强梗不率之徒不思親上之義徒懷怨　國之心詿誤百姓煽動一方當此南北疎虞　國勢岌嶪之時赤子化爲龍蛇良民變作奸宄其爲禍亂者不特止於無賴輩嘯聚竊發而已則將無善後之策而必有噬臍之悔矣由是

論之其得失利害果何如哉爲今之計莫若伸明舊法釐正雜役廣搜良丁之爲愈內而京各司所屬收布或不緊或過多之類外而軍官校生院儒匠人及雜色之類或有避重而趨輕者或有名錄而身游者固宜廣加搜括一幷查正刪定元額除出餘丁而但念變通之方要在深採其本作事之道不可有始無終試以近來一二事言之軍官番布匠人價布及各樣名目收布之類其數甚夥營府郡縣之支用雖曰靠此而不可一任其逐歲增額廣開此路前後釐正之時猶未能悉數革去經營數載終無更張之效良

可慨然盖此等名目所捧之布只是一疋故官家易募富戶爭投偏苦之役只責於丐乞疲癃之殘民丁安得不縮保布何能准數噫 祖宗之朝人不加多而簽丁無不足之患當今之世民不加少而充額有不足之歎此無他守宰之奉法後不及前民心之畏法令不如古而然也如欲痛革其習必覈其實宜命備局諸堂上分掌其事細考京兆版籍謄出此等役名以爲憑准移關諸道監兵水營使之一一從實謄報其小名成冊各邑各鎭堡亦令其道另加申飭一齊收納如有刪減隱漏虛實相蒙之弊則勿論大官

小官從其所犯之多少別㨾論罰庶可以充補逃故之數且念以一歲生産之數較一歲闕額之數則足以相當而必無不足之理以此推之亦可知良丁之隱漏其數夥然也誠於守宰之差遣也必擇其剛明可辦事者察奸民詐僞之迹杜猾吏受賕之路方便搜討一切簽補或有不能舉職者亦計其闕額之數輒施編配之律以爲懲礪之方則其效必多所補不少果能如此 國無大更張之擧民無大驚擾之患白骨黄口之怨庶幾可佇侵徵隣族之弊從此可祛而所以陰壽 國脉者未必不由於此矣 上嘉納

是月爲焚黃往忠州先塋廻啣陳沿路飢荒狀請令各道抄報穡事尤歉綿田又不實之邑只捧今年身布姑停舊年未收且言救荒之政加或緩不及時終爲無實之歸諸臣章奏之切實可以救民者宜一一採納登時變通　上俱令稟處九月晦雷府君上啣陳戒仍乞免　上優批答之冬有額外校生汰定軍役之議府君以爲無識之輩難以法意曉諭始事之初必爲召寃之端因入對極言其不可翌月以　中宮痘患平復有赦府君於辭免啣因言徒配以上罪人亦宜量宜疏釋及蕩减今年田租身布之未收者

以示同慶之意　上從之下欵事亦令稟處而慰諭
勉出府君以年老病篤不可供職遂尋單至三十餘
度疏凡六上終不許敦諭至再不得已復出實壬辰
春時清差往長白山再假道於我府君請對言宜以
道險難適之意回咨幸其中止　上爲處生梗不從
又於次對啓言清差之來雖未必其意在定界而應
之之道不可不預講判府事李頤命所謂毋論下流
發源處水南皆爲我地者足爲執言之端宜以此先
諭接伴使又言　國裔之在西北免賤者依良民例
不許離本土又言北漢親幸適當　太廟有事之日

廟中行事而車駕前過爲未安宜待禮畢後動蹕仍
請速下條相以濟　國事　上俱允之府君以州縣
奴婢之耗散多由京士夫之率畜一切致期刷還又
以白骨黃口之弊多爲奸民之冒占名目前旣劄論
變通之方遂將大括中外案簿以釐正之事未就緖
而罷相嘗入侍見諸臣多有喧笑失儀者府君進請
推考朝著爲之肅然又出行見道傍民家有侈大踰
制者亟命毁小之自後閭右之豪尙奢華者多外削
門閭以自掩矣府君之復出也領左相皆已遞獨秉
政軸於是朝野多事文報如山府君梓諸堂之允有

才諳事務者使之分掌盡區畫之方府君則摠其綱
而已而諸公亦多爲之殫心焉大要以振紀綱嚴體
統保小民革侈俗爲先務故世以府君得輔相之體
云時連有淫虹貫日之變府君上劄言頃年薦人出
於儲才之意而尙無别擇調用之擧自今不徒廣加
搜獵亦必隨卽擢用以示非常之恩爲緩急得力之
地又言節損經用以示警懼申飭諸道經紀賑資而
自前有賑民之令則守令或不能别自料理徑閑常
糴以待夏盡反爲傷農之歸宜飭方伯深懲此𡚁仍
及黨論之害有所陳戒　上優批嘉納夏宿病復作

復尊單 上知其不可彊經月始許遞即日拜判中
樞癸巳春 尊號之請始發兵判趙泰采入朝倡
其說而領相李濡繼白之先是領相來過以 尊號
事有酬酢朝參後復貽書云云府君報曰自古如此
重論不無一 岐貳之見如陸宣公亦累劄論之此
亦出於愛君敬王之義也愚見固自如此仍上劄論
之其略曰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盖歸美
名於君父姑息之愛也成君父之謙德以德而愛也
以 殿下之聖德賢聞又尚之以謙牧之盛節則豈
不爲錦上之花而若而字之徽稱恐不足以增堯仁

而反累克讓之美也然則在臣子敬王愛君之道不以堯舜期之而乃欲强之以秦漢以來中主之事耶昔漢光武始拒封禪非不峻切而卒登梁父爲聖德之玷亦由當時羣臣之不能奉承初詔將就美意故區區老臣之意只欲我　殿下固執謙德終謝彌文毋或如光武之無終則　聖德之光臣與榮焉豈可以急於歸美而不思所以贊成懿舉也哉　上雖下批褒美而事終不可止矣前後會議庭請終不奈是冬　上不豫明年夏少減有諸大臣引見之命府君入侍言向時申飭賑政之教軫念濟州招問貢人之

擧可見疾痛之中不弛憂勤之意昔我　宣祖大王
疾患康復之後先正臣李珥白曰　殿下大病之餘
善端開發號令之下悅服人心臣民之望無異初服
其陳戒之說詳載於珥文集伏乞時加澄省而體行
焉　上納之冬末氣陷之症復發凡四易月而蘇方
其昏昏待盡也賦戀君詩三篇又吟一絕有萬事皆
歸正亦可整冠巾之句　上甚憂慮遣兩御醫看病
前後賜藥餌不可勝紀親問入侍諸醫以病勢加減
再三勤摯府君旣蘇上劄謝　上批有曰卿之疾病
賴神明所相勿藥有喜欣幸曷喩丙申秋朝家有大

進退 傳旨下者一日至十九度先是有俞相基者市南之孫而明齋尹公之門人也以其祖及美村所共編家禮源流事與尹公家相爭而權公尚夏爲源流序盛詆尹公至謂有蘇張手段事聞於 上上深非之 自內特焚其序至是又命還弁卷首又出補論壬辰科獄四臺臣於煙瘴地府君上劄譏以爲天威震疊 嚴旨隨續藉令十分得當處分猝遽大有違於 聖人安安之度且尹權俱禮遇之臣則向日處序文之道固乖和平而及今還弁是又加不韙之目於先正也此正商量處彼四臣者之譴謫顧豈欲

必殺之也而衝冒暑熱遠赴惡鄕若不生還 聖心
亦必有盡然傷憐者不若姑與稍善之處俾爲省愆
之地 上不聽其後出補之臣果有死於任者時鄕
儒申球投疏摘抉美村文集中數語謂之誣辱 聖
祖 上始則嚴斥之後因左相金昌集劄命毁去文
集板本勿捧爭卞之疏府君又劄諫曰近聞左議政
金昌集陳劄請毁先正臣尹宣擧文集板本且請禁
朝士儒生之疏而 聖上一一允從不少留難與曰
罪 答儒臣之批肯大相逕庭臣竊傷大臣之不爲
深思而 聖心之又不能堅定也當初球疏中摘抉

爲罪處五款而大臣就其一款而敷衍之以實其罪
爲毁板之張本噫宣擧之於賊鐫意見本自不同斥
之以刺謬則有何喜聞之事而目之以喜聞有若悶
漫徇同不相崖異者然此所謂欲加罪何患無辭者
至於引用杜擧事臣竊嘗即文而求其志其懷慨惻
怛君臣上下交修共勉之意溢於言表有足以感泣
義士激礪一世今所謂意在罰君者其亦不諒甚矣
昔管仲言于桓公曰願公毋忘在莒之厄願臣毋忘
檻車之辱夫檻車之辱即管仲在魯被囚之事也以
管仲之等方之於桓公之厄而交勉之者在今觀之

宜若僭矣而特以其同涉患難共嘗險阻則勑勵奮發之道亦宜交勉故言之而不以爲嫌今若以同患難杜舉等語謂之誣辱謬妄則彼管仲者亦可歸之於謬妄之科耶夫宣舉平生言議出處大頭腦都不外此數款其形諸文字而陳于朝者如是登諸書尺而示乎人者如是其他等閑酬酢引以爲自廢之端者又如是憐我 孝宗大王臨御時未聞以其言爲誣辱 當宁有請罪之論而朝廷之褒美嘉奬必欲徵起者以其賢也已亥 賓天後至今五十八年間亦未聞以誣辱 聖祖有請討之議而後人之慕仰

尊尚待以儒賢者亦以其賢也今者始有申球者出
而其言極其危險年少臺閣之臣猶不忍顯右其說
自 上繼下答儒臣之批是非賴以大明人心將以
稍定猶以不罪球爲抑鬱而大臣之劄又上矣激風
波於旣定之後加罪名於旣骨之人毁印板救申球
而事變極矣大臣雖諉以朝論之不靖獻鎭定之長
策而臣則以爲其所以鎭定者乃所以激之也噫嘻
如球者尚何足言哉設令宣擧在世時對人接物言
語文字之間略不露此數款意而暗地劄錄潛藏秘
傳則致人疑謗容或可矣此則不然當時師生親嘗

間飫聞其說而未有以謬妄斥之者豈昔之人暗於
義理而始大明於球之世耶此無他昔之人平心聽
言而今之人有意看文也此可以論世級而揣時象
矣至於勿捧章疏大關後獘設令大臣之劄十分正
當卓越諸見猶不害乎傳採廣問從容處分而今所
謂如是處分後勿捧疏章者其可爲彼此調停之道
乎臣重爲大臣惜之豈獨臣惜之大臣之再劄亦已
悔之矣且謫配儒生何等重舉而原疏未徹嚴譴徑
加此亦處分之失之輕遽者也噫今之時俗好疵議
先輩歷數近世殆無一介完人風習由是而益澆世

道由是而益險此實黨論之根柢亡國之兆朕伏願
聖明察微臣將死耿耿之忱特收毁板之命且弛疏
章勿捧之禁以幸國事以敦薄俗不勝幸甚 上不
聽於是朝論層激美村父子終至追奪府君上疏引
罪仍辭廩時丁酉夏也 上屢下輸送之命不得已
復疏陳其情曰竊念前秋毁板時惇光之儕士禍之
說曰登章牘大臣對 下之疏未嘗不目只毁其板不
罪其人則惇光士禍等說大是誣捏 殿下亦惟曰
誣捏臣於其時果爲奉信不敢致疑於層激之論而
設令有之謂 殿下必宜嚴斥大臣亦當及時救遏

以實前言矣仄聞近日所處分大相刺謬追奪之典並及泉壤不意我　殿下光御之日乃有此前牒罕有之舉臣宜瀝血匡救仰效愚忠而臣自以前日進言之人罪釁層積不敢開喙論列直請還寢只冀辭廩辭位少俾私義免作無耻苟容之人也　上批顯示未安之意遂不復輸送矣秋　上忽獨對左相李頤命又召時任原任諸大臣府君以病不能進是夕下備忘使　世子聽政中外莫知其故後數日玉堂春坊憲臺之疏出始知　筵席有非常之教而憲臺又論不赴召諸大臣於是府君上疏待罪且曰伏惟

聖上親攬庶政訧勞積瘁方內粗安而 聖躬以病
沉淹進退歲月寖長所以今日有令 東宮聽政之
教而 王世子天授美質年符徽庸茲乃舜子而攝
堯父之治矣 聖上亦惟自今專意攝養而無患乎
機務之煩委矣此誠 宗社臣民之慶正大光明之
舉矣臣竊怪 殿下以正大光明之舉爲 宗社臣
民之慶而始則麾退承宣記注之臣而行獨對非常
之事旋復並進二三大臣密勿諮度一對二對至于
三對而外人之耳目愈疑惑矣臣誠老耄不知其何
故如此也及夫玉堂之劄出臺憲宮僚之疏繼之則

雖未與聞於當日事而推其語次有可以測度者臣
驟看驚愕不覺涕淚之被面而失聲長痛也嗚呼
王世子以稟性温厚執己謙恭韜晦淵默一意畏愼雖
其所處之地所居之位固宜如此而苟非德宇之深
厚器度之沉重其何以能之嚮臣忝在賓客之列昵
侍胄筵亦累遭矣仰瞻德容俯聽講音罷退之後未
嘗不私自慶幸曰　邸下和順仁厚寔有君人實德
此誠守成守文之器也我　殿下乃有如此子付之
以　宗社之重無憂者其惟我　殿下乎環東土億
兆生靈亦與享無疆之祿矣不獨臣言如此出入法

從一再瞻望者其言如出一口至於街巷婦孺遠近民庶莫不傒心屬望戴之如天不獨延頸願死而已此盖仁聲所孚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正位號亦且三十年之乂矣未嘗有一毫過失聞於外者而卒有此未安之教者抑何故也今則旣許聽政矣又許其勿錄未安之教矣又並許其還收之矣諸臣之疏奠之以憂愛而一倂嘉納則今日事更無可言矣今臣所言可謂妄發而忠愛之極自不覺其憂之深而慮之過也故相臣南九萬憂之於甲戌崔錫鼎憂之於辛巳其憂也可謂過矣而亦不害爲　宗社之大計

矣今也老成云亡其言存若 殿下豈不卻顧而深
思之耶其時 殿下以姜世龜疏中引喻之語謂之
不祥至施竄黜之典則 殿下處尊之至當主意之
堅確可以仰揣而 宗社之托永有賴矣夫何樞機
一失衆心滋惑飜傳語言往往有不忍聽者流播遠
邇誠非細慮且人子之心得父母不安之教自非顯
示寬解必且慽慽憂畏自底傷損此豈非 殿下動
心惻憐處乎爲今之計莫若誕發綸音明告中外以
何者之教實出於輕遽今已快悔萬萬非有他憂而
益篤慈愛之念勿留芥滯之意則臣庶之疑可釋

東宮之心可安我東方億萬年無窮之福可基於此矣疏入 上即下備忘有曰日昨筵教豈有他哉不過以慈愛之心使東宮益加勉勵而已又賜府君批斥臺疏之過因諭以已下備忘之意戊戌春以聽政告 廟事收議對曰 宗廟之禮有事則告邦家之事無大聽政則 先朝之不行告 廟臣不得以知之也然古今異勢質文隨時近來典物大備闕遺畢舉何獨於此而諉以無可告之例乎又以姜嬪伸雪事收議初以病辭再詢始對曰垂死昏昏之中誠無以仰對但當此會議之日忽需旱餘之雨人事天意

若相符應是臣區區之賀也是後以情病俱苦凡於朝家謨議卒不能與夏疾勢益篤六月三十日丁未終於樂善坊季子斗壽第之正寢春秋七十九府君平生疾病不廢梳洗是日日加午又親自盥濯移時奄然而逝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上震悼輟朝特賜東園秘器弔祭禮葬如例仍給三年祿俸閏八月丙寅葬于永平楸谷甲坐之原李夫人前府君二十三年丙子卒葬豐壤至是遷祔府君左府君有三男五女男長秦壽僉正先府君卒次海壽縣令次斗壽奉事女適教官李必興都事權益文沈璟縣監曹夏章

李著亭泰壽娶監司沈權女生二男駿命叅奉寵命
生員海壽再娶府使申璞兵使閔鏞女生二男三女
男麟命炙幼女進士宋翼輝餘幼斗壽娶文川都正
灌女生三男男濟命餘幼李必興繼男彝憲權益文
三男二女男保衡舜衡一衡女趙重行俞彦國沈璟
三男命哲進士命達命弼曹夏章二男二女男命協
命愼女幼李著亭一男愼濟內外曾孫若干人府君
天資近道勤實正大寬仁敦重而早游賢師之門涵
擩有素輕惰之容不設於體鄙褻之言不發於口終
日儼然危坐不以幽顯攺度年耆病篤委頓牀茲猶

不能偃臥如他人盖容習已定及以拘束爲安也雖
貴顯之後不廢讀書公退輒取經傳及濂洛文字課
筭以讀夜分始輟其施諸內則事親以孝事兄以悌
待宗族以睦訓子弟以嚴遇故舊以篤其行諸外則
憂國也忠居任也廉持論和平處物眞率量洪而政
公恬於榮而遠於勢而惟其表裏如一色行不違故
萌於心者必可見於事見於事者必可暴於人府君
事兩親誠愛出天洞屬承順每晨興盥櫛詣寢所俟
親起斂其寢具仍侍坐非有故不歸私室至夜又設
寢具暑月則必扇凉之旣就寢而退親有疾夜不解

帯藥餌粥飲必親嘗以進嘗糞禱祠靡所不至忠貞
公嘗臍下發腫如碗大醫皆束手府君日夜焦泣親
吮其濃卒以無事醫人有感泣者以爲孝實動天云
及遭艱哀毁過人于墓下土室而處風雨寒暑不廢
上墓祭奠之具皆親經紀終府君身時饗忌祀無不
自家辦送旣老矣語及考妣必嗚咽不成聲焉仲兄
進士公早歲得病危駐夫人將斷指府君泣止之請
自代遂刲股出血以灌氣稍蘇後十餘日而逝府君
上慰老親下撫遺孤比葬六時饋奠皆自躬執府君
年逾七十而叔兄正公季姊李掌令夫人俱無恙凡

所得饌味雖至少必分之時節設內集弦歌上壽以娛之正公年差三歲而尊之如嚴父日往省不廢起居輒親扶掖世比溫公之尊伯康也惟我一門親至袒免多至數十百口俱同閭而居仰府君爲綱紀府君則一視無間憂患喪變必救恤之俸祿之在外殆至十九尤貧窮者多待以舉火無家者或賴以營資做行花樹之會春秋率子弟壺榼相對獻酬秩如風流篤厚京中士大夫多艶慕之同姓居遠鄉者亦且累百家率以府君爲歸而應之皆有以足其意故無不醉德而飽義者家法甚肅平日子弟不敢近博奕

戲翫之具嘗有蓄棊局者府君聞之親取搥碎惟以
文術孝悌爲勸勉嘗爲法於宗黨每旬令四十以下
誦書幾篇作文幾篇至期齊會長者所課其勤惰惰
者撻之又爲法於家每朔府君冠服坐于廳事命子
孫婦女各著上衣以次拜見以爲常每令諸孫先讀
小學曰爲子弟者不可不讀也與人交久而益敬平
居無拍肩謑詡之親雖其氣盛善詆人者不敢加以
侵侮而至其喪病急難必爲之出義氣匍匐以救所
知有鄉人而死於京旅者府君爲具襲斂棺櫬返於
其土人以爲難故舊已死存恤其家特勤節扇歲餉

之分終始不替其有親老者時遺以珍饌助滫瀡之養世衰降矣少年之契克保於晩暮布衣之交靡渝於貴顯者蓋亦鮮矣而黨論之後友道尤喪利害毫髮之變朝壎篪而夕戈戟府君深疾乎此故吳公謗言之興旣問於當人又探之言根必欲愼審善處以無傷於友道而議者乃咎之以不遽絕之祗見其淺之爲人也李相旣有乙酉之筵對而府君又按丙戌之獄李公寰成自外不復存故舊之誼乃府君蕩然不以爲意子弟有行而過其居者使之入謁歲時書訊故情講如常恨人心之不如我心及聞其訃感傷

涕泣者累日府君立朝四十年位至卿相禮遇亦隆
至矣其在上前畏慎敬恪如一視不敢迕言若不出
口凡有賜於家必朝服拜受不以倦遽而或廢愛君
一念不假外飾甲午　上候方愆而府君疾篤神識
昏瞀無所省其對醫官必敬問起居一日聞　上候
猝有加方夜驚動攝衣坐立走人請　闕下詳探旣
得安報而後就臥見君上有微擧輒說於人若私榮
焉其有過失墨墨不樂寢食爲之變每遇水旱饑饉
當食蹙然曰民命近止何心美食饘粥蔬菜僅可充
腸而已宰泰仁時爲習操所著製紬貼裏一襲及遮

歸亦以官力所辦載畱重記中家莊書籍甚少而累
與南邑終不印一部書子弟請其故則曰聚書雖屬
雅事反爲近來南邑宰之獘故不爲爾甞戒子弟赴
燕者曰士大夫廉節掃地燕行賞賜多有公橐載而
歸者其稍自好者或以買書籍眞所謂挾筴博塞亡
羊均也吾先考三入燕皆以賞賜納灣府此爲吾家
咸淡耳府君始喜風節慨然以激揚自任晩見黨議
日甚國事泮渙則一切爲寛緩蕩平之論與一二同
志之在朝廷者交相勉勵期於保合彼此進而格于
王者惟是退而見之事者亦惟是平生口不道老少

二字子弟有語及之亦嚴責焉而毋奈世路難平泉志難一事機乃有巧相湊泊者悠悠之談反加府君以褊峻之目顧　上深察其心丁亥己丑兩　敎實爲君臣間知己矣府君處心祛意必之私當事無機關之設其有汲引人也則適然而已而非有一毫樹恩之意故出入要津數十年門下無願爲死之士其有彈論人也則間或銜口語甚切峻而非有計較傷害之意故雖嫌怨之家外存形迹亦信其心之爲飄瓦虛舟也至有曰某豈害人者哉此廢平生人而人不以爲恩殺人而人不以爲怨也其於毁譽之來一

不介懷常曰橫來訛謗毋辨爲上聞言人過失者輒責其揚人之過言者以爲媿有兩孫年等而同學或問其優劣府君但曰甲爲甲乙爲乙而已有見婢性喜偷竊莊之衣袴間行輒遺落或對府君徵其狀府君微笑曰何不作囊與之家蓄一鴿甚愛奴僕打傷其脛府君將笞之已而曰豈可以耳目之翫害人遂止此雖小事而亦可見其一端也府君待人寬和若可援而止也而及其臨事理有執守乃確然難奪前後屢掌銓衡凡所用舍不拘於顏情不恤於怨謗惟其才之稱矣均之遴選而有通於此而枳於彼惟其

公之歸矣同是二人而有扶於前而抑於後有兩弁往來至親熟也閱歷亦優而府君一則謂之廉聲一則謂非字敎之才終不擬州縣其嚴裁無私類此壬辰慰鄕儒科榜出也宋寅明居魁寅明府君友故恭判光淵孫府君時在相位慨然謂子弟曰道深之孫乃以鄕生得科耶更無他言明日赴備局坐 啓請削榜聞之者雖異己之人莫不服其公云凡於功名之會無一分營爲之心其視逐利奔走者若將浼己常曰官爵倘來之物豈可有意求之且如木實既熟而後自落不待熟而摘食則鮮不嘔噦耳位既隆顯

益以權勢爲戒常曰自古好權樂勢者未有不敗故
駐足於並馳之中按轡於平塗之上不忮不求再僂
三傴進退之節終始光明而世亦未有以苛眛之逕
疑府君者也府君旣稟純粹之質尤樂取人爲善一
生所與游皆賢人才士其所以切磋裨益而先後之
者多故不自任其聰明而收聰明之用不自立其言
論而主言論之重淸名雅望靡有瑕玷此固府君之
所不自諱而亦惟當世君子之所共悉也平居無所
嗜好穆如也顧喜筆翰造次游息必於斯其書始則
纖銳晚乃遒和自云得力於東方贊爲多臨紙初不

作嘗㑃信筆寫去大抵以方直爲本於世俗傾邪粧撰之筆雖巧不善也同春先生嘗稱府君以有心畫而其康湖而還也寫進書啓 上特令政院問其手寫與否前後書 玉冊者二奉 教書人碑者一府君言爲滿一國卽不肖欲有掩歸無如耳目之難誣若其家庭之間細微之行誠有待於爲子弟者默識而竊記之顧庸暗荒隕無所省憶抆血而書蕪雜失序惟觀者之察諒焉

先妣行狀 己酉

先妣淑人青松沈氏自青城伯諱德符之後世以勳

戚公卿爲東方大族曾祖諱悅領議政忠靖公祖諱
熙世校理　贈吏曹判書考諱權全羅道觀察使
贈左贊成遷識長德爲國藎臣配　贈貞敬夫人全
義李氏觀察使諱萬雄女淑哲淵曠號稱女士以戊
戌十月八日辛未擧先妣襲內外之美服姆保之訓
英明敏達莊敬勤飭女紅諸事過目輒能十五歸先
君舅家素寒儉先妣生長富厚一女憐甚而猝當淡
苦處若固有無毫髮厭難意先君弱冠嬰奇疾藥餌
之須動費厚價先妣竭力備辦間爲斥賣嫁時裝齎
以足之祖妣李夫人未疾沉綿先妣晝夜侍側扶護

一年如一日及李夫人下世嗣位中饋於是祖考孝憲公已貴顯家務漸益繁矣勤以綜之整以理之上事旁應各盡其宜囊篋細瑣一無遺漏閨闈之內肅然如洗凡於孝憲公一餐一衣必皆親經其手整潔完好先君事親至孝卽蒸梨微故靡不致嚴而二紀幹梱終無不鮮之見則其志養之美實先妣有以成之也孝憲公上壽高年兄姊推甘分煖無時設內集迎娛喜賓客卮酒一肉之供未嘗闕焉一門百口巷東西而居以待濡呴窮鄉寒族飢飽望走者殆不勝數孝憲公一一加恤不少倦而其區分條別措處應

副則先妣爲之政每晨坐開戶賦功婢僕伻指畫囷叢沓如蝟毛以至於暮先妣左右酬酢無留滯用度艱窘而不形其憂惱經營浩大而不見其勞擾精神意度常綽然有餘孝憲公敦睦之風惸嫠宗黨者亦先妣有以助之也孝憲公常曰吾家之興賴是婦矣先君旣沒獨專瀡滫又四歲而孝憲公下世前後治喪卽附身之具月日制者悉爲預儲親戚弔者嗟歎傳誦至昨年不夭呼復窮峽自襲而斂無一物外庀不肖輩但哭踊而已其治家勤力井井修擧類此平生手不釋鍼絲之屬以身率先婢御勞而無怨隨不

肖駿命受二邑養亦不肯自便曰素性不能强也其於不肖兄弟愛而能教幼時受學執筭課讀於其側至孫載福親自諺飜所授書以資教督二姒五姊齒或相比皆以母儀事先妣憂患痛癢視爲依歸嘗捐一婢以哺甥女之無乳仲父淳昌公內外俱逝取孤女養之膝下卒成婚嫁遠近親戚推之以閨閫宗師每有婚喪宴會小至冠服縫紉之事輒就先妣稟多少之費精粗之數以爲繩尺凡求冢婦者必祝曰得如沈淑人至矣後先君十二年丁未閏三月二十四日棄不肖孤於淸風府衙壽七十是時爲延孝憲公

謚諸姑嬸自京來會先妣於淹痾中展闊積甚懽親爲指畫宴事以板輿馮江樓同與眺望良久越二日疾革乃逝親戚得以助相含斂無憾嗚呼慟哉五月丙寅權窆于忠州省洞先君墓前十月癸巳穿舊壙爲將合祔壙中不吉不克葬改卜于水原八灘面負寅之原以今五月壬戌移奉孝憲公姓趙氏諱祖愚議政府右議政先君諱泰壽司䆃寺僉正不肖孤長駿命次龜命俱無子載福即駿命所後未冠不肖等不孝無狀既不能立揚身名又乏子姓以續先人骨血窮天極地痛無所洩惟有乞文於立言君子爲不

朽來世圖伏惟哀其志而惠之銘焉

伯氏行狀 壬子

府君姓趙氏諱駿命字愼汝豐壤人始祖孟佐麗祖冊開國勳位侍中其後譜牒逸自天和寺殿直諱之藺而始譜十二傳而爲分承政院承旨 贈左贊成諱希輔當光海政亂閉門不仕是爲高祖曾祖諱珩事 仁孝顯肅四朝官至一品禮曹判書 贈領議政謚忠貞以長德厚福稱于世祖考諱相愚行季于宗望洽于朝以相 肅宗爲右議政謚孝憲考諱泰壽有貞操至行從蔭塗爲司導寺僉正妣靑松沈氏

觀察使　贈左贊成諱權之女校理　贈吏曹判書
諱熈世之孫領議政忠靖公諱悅之曽孫㚆休媲美
梱範克備以丁巳九月十一日生府君自少行藝夙
就孝憲公甚器重之先考自以病不世圭組業其期
勉府君科名尤摯府君亦自力有塲屋聲中乙酉司
馬竟不第乙未遭先考憂丁酉筮仕除　永昭殿叅
奉明年孝憲公下世持承重服壬寅拜翊衛司侍直
時今　上在東宮日開筵鋭志於學選文學士以充
桂坊聽其登筵同講府君敷演文義反覆陳戒　上
輒爲之奬歎開納有桂坊日錄藏于家差　祔廟都

監監造官以勞陞六品弃掌樂主簿數日轉戶曹佐郞所掌皆曹中劇要國家經費市民仰哺繫焉府君斟酌節損應酬無滞要以毋乏於用而便於上下世稱比來善是職者數人而府君獨能集其長而無其短云癸卯陞正郞秋出爲咸陽郡守邑介湖嶺士喜分黨相攻每守宰一替校院儒鄕尙其色目爲出入其抉摘人瑕累以傾軋尤甚府君下車屬校院儒齊會校中躬進謁先聖已出坐明倫堂列諸生觴之諭以黨論之弊士趣之正辭氣懇惻士皆感服釋仇怨以聽終府君之去無敢越約束者每旬課詩賦高第者

招延薦寵訪有學識行誼者親造其廬周以米穀或私自給復以褒之嶺下地宜麻而軍布之納以木民苦遠貿府君約鄰近三縣狀請變通爲式邑居傍太川夏潦湍駛渰没家舍每歲調民夫僧徒築防隄皆拳石輒壞府君爲方略度丈尺均功力以分授諸里寺刻標爲志有壞各任之諸里寺相矜競輦大石務爲堅固無後患者其爲邑櫛剔垢瘼圖永久利懇懇出於至誠御吏嚴始涖人或尤其刑杖之過逾年乃少可刑者然善恕體下未嘗爲刻害政取束濕名聽訟公明聽之務有以伸其冤斷之務有以厭其心嘗

有自遠赴訟者其貧而歸也府君有色憂特請謁候
訊以示無怨意丙午冬移陞清風府使明年春遭內
艱去己酉服闋卽除綾州牧使未赴時清州牧缺州
凋弊又經逆亂人心洶洶銓部難其選右相李公台佐
舊長度支材府君言於朝曰非某不可卽入對 上
備陳某謹慎有綜核才可任且引 先朝破格用權
擢李元翼事爲請金公東弼亦以前嶺南伯擧府君
咸陽治行以對 上曰某在桂坊久予亦知之人詳
明使治清必寬猛得中矣特命移授陞辭日被召見
請蠲流來逋欠以收亂後民心汰雜色歇役以充闕

丁 上皆允之勉諭甚溫其後廟堂覆奏蕩減米二千二百石府君旣涖官益持大體挈綱領不爲文簿小察曰人見吾平日在家或不略細故遂謂涖官亦不略細故非知我也州傍大川水害尤甚蕩嚙且甚城趾府君因故石隄增築之益堅以大役鉅而費省望之如重城自亂後朝家勑列邑作吏奴隊備倉卒郡縣恬嬉或謟於力無應者前牧欲合三局保以壯其勢亦未果府君至卽團結如制凡得兵一千七百衣笠器械備號曰新作隊府君親自操練金鼓有節士皆奮勇觀者謂精利無減輦下兵府君嘗一不戒騎

出吹角城內外砲劒集者二百餘父老縱觀歎息曰
使戊申有此狗鼠輩何足道哉又刱三忠祠享死節
人兵使李鳳祥營將南延年及幕裨洪霖祠成與帥
臣親行奠獻以聳勸之先是尹公游李公顯祿奉使
至清州還爲 上言新牧盡心蘇殘狀 上喜曰予
固知其人閑雅矣其能劇煩又如是乎未幾監司兵
使及繡衣備舉政績褒狀一時至命增秩通政又因
廟議置上黨山城守城將以府君爲之專責臨難保
守仍令牧使例帶時辛亥春也是歲旱秋大歉府君
預爲區畫日夜矻矻竭思慮自冬末始賑至明年夏

所活饑民九千餘口以其羨自給籍內萬餘戶充納
大同木二千餘匹以紓徵督之急府君前在咸亦以
官備錮民稅爲錢八萬然不以是自多曰吾惡夫世
之非不得已而以干譽者於是府君賑政爲一路最
府君旣疏疏竭思慮爲賑每患施之不博而顚連者
無以盡濟歲又旱兩麥病常仰天視陰晴歔欷不樂
賑垂畢遘癘猶自力治事已革奄囈語皆賑事也壬
子四月二十八日卒於州衙近民軒享年五十六卒
之三日大雨吏民皆傷其不見及也殯斂値畢賑日
民扶挈老幼以里班哭于庭皆失聲訃聞領相洪公

致中適入對語及府君善賑狀 上曰不特善賑盖恢恢於爲州耳有嗟惜意六月十八日返葬于水原金井里先考墓北坐丑之原從遺志也嗚呼痛哉府君事親孝先考沉淹痼疾數十年府君延醫操藥備盡勤苦焦然之色感動傍人奉太夫人之二邑養每親扶板輿於花竹水石之間燒笋煎餻佐以歌管務致其懽一弟爲父母憐也既壯矣推燥就濕一視嬰兒痛痒苦樂輒以身代受之常使讀書綴文之外不以毫髮事嬰心推孝友之餘以事諸父諸姑及處羣從族黨誠意委曲人獲其望自孝憲公尚敦睦遐鄉

窮族倚以爲帡幪吉凶有事咸歸焉府君克纘家法
隨力顧恤不懈喜施與急人之難有若不厭於人則
不安於心者人亦以是稱之府君於事善察勢而攬
其大體即百工之技忌有所觸輒洞其製作之原其
所執者要故長於操縱而不畏煩瀆其所筭者審故
勇於變通而不拘姑息而天姿專篤絕人方其注心
于事一視聽搏思慮矻矻舍百爲而爲也旣出而從
宦固欲因之少試其展布又自以渺末常蔭受人
主特達之知前後褒奬曠世罕有益感激思殫心職
事爲報答效於所坐壁上大書閑雅詳明褒逾千金

戰兢臨履圖報一心十六字以常目焉勞瘁賑政卒
至於大病不能爲　聖世究其用豈不痛哉府君善
篆籀八分又工於畫法尹斗緖賞之娶恩津宋氏掌
樂院正炳夏女同春先生之曾孫無子子從弟于載
福載福娶尚州牧使金泰衍女

義禁府都事　贈吏曹參議權公行狀 癸丑

壬辰冬吾姑夫監役權公感疾月餘而卒吾伯氏清
州公實相其醫藥焉還言公死生之際甚詳公旣自
知疾不可爲則却藥不復服臨絶求訣於僉樞公僉
樞公入公垂涕曰生不能盡奉養之節今又貽戚罪

莫大焉死生常理願自寬斂柩公泣公命子弟扶而
請出顧吾姑母曰奉老享先惟子在願毋替姑母泣
又麾婢御扶而退謂弟與子曰先妣遷墓之禮未行
吾死不瞑矣汝其終吾志乎命取監印來審封鑰俾
無疎弟與子悲咽益不禁公正色曰生寄也死歸也
毋爲戚戚以怛化也神氣整暇如不病者已而曰室
中無靚吾目昏矣言訖恬然而逝嗚呼是尚庶幾於
啓手易簀之義也非涵養之深而操履之篤詎至是
乎公諱益文字叔彬始祖幸以新羅宗裔佐麗祖有
大勳賜姓權氏食采安東遂爲安東人公姿性近道

幼見端緒五歲挾三綱行實求學於長者略聞其旨輒指示其圖而說其事藹然有感發之意大父參判公奇之曰是兒將爲學行人矣及長稍涉經傳遂慕爲己之學上自周孔下至洛閩諸說皆潛心玩索務自體認弱冠從朴玄石講學凡性理之奧禮節之繁質難輒相契嘗撥先儒格言居則障壁行則置袖以自警省孜孜若不及靜掃一室終日端坐無惰慢之色戲褻之言而和氣薰人望之知其爲仁恕君子也玄石嘗曰某精識力行成就不可量尹明齋亦稱其問學篤實此其得於涵養者然也至孝根於天賦晨

必盥櫛問候非疾病未之廢也務養親志凡有所欲
竭力以奉之有小過差和顏愉色以諫之家素貧寒
太夫人或親鄙事公必代之執勞風雪之夕自往拾
柴於林園之間親有疾夜不解帶嘗闔家遘癘公方
危而太夫人又病負昇至前躬親進藥命之退休而
不肯焉及遭憂號擗過度絕而復蘇送終諸節必自
執晨夕奠哭必躬參拜跪須人觀者哀之閒閱禮書
於喪祭變節致其無憾禮父在母喪期而輟饋食公
據鄭寒岡所引諸先儒議以爲雖非古禮非如服喪
有二尊之嫌參酌經權可以盡人子至情仍行饋食

而止哭泣著說以藏家焉公於弟妹友愛甚篤事諸叔父母如事父母仲母臨歿以三孤托公公視以同氣誠心教導皆至成立宗黨親戚之間勉之以敦睦謹飭而常以身先之故皆愛慕而敬憚之事必就議禮必就質稱以一門師表其於人喜揚其善而容其過亦未嘗與俗人交以徵逐爲名聲濟濟之外不以生事爲意布衣簞食怡然自得晚以親命赴試中肅宗庚寅司馬除義禁府都事移氷庫別檢繕工監監役常曰旣食祿矣不可以官微而不盡其責也闕中有役宦寺掖隸例多倚以侵索公一切嚴塞至欲

轉奏而治之皆畏戢不敢肆此其見於踐履者然也始公與吾先君子深相推服不惟婚姻之好其雅操隱德略相似也而嗇於齡而詘於位為諸孤窮天之痛者亦無不同也公沒數歲子保衡舜衡相繼以天君子益有疑於天道後十餘年其季一衡策名登朝出入侍從以奮武原從勳　贈公通政大夫吏曹參議今為金城縣令奉姑母致榮養以其餘力營公墓道之役公於是乎食其報矣而不肖如鄙命者所流涕自顧而為愧者也于其請狀行之文也謹書如此以相其孝思焉謹狀

弘文館校理林公行狀

公姓林氏諱象德始字潤甫改以彛好號老村羅州會津人高麗大將軍庇之後祖考翊衛司副率諱宗儒以吏曹判書　贈領議政忠翼公諱墰之胤子後伯父右承旨諱埬而公亦以義禁府都事諱世恭之胤子後伯父副護軍諱世溫以承高祖黃海道觀察使　贈右贊成諱愭宗祀公以　肅宗癸亥正月二十二日生始都事公得天錫龍馬之夢未幾舉公生而岐嶷十一朔而語長者試以屏上字教之乂而更問辨之不錯四歲能屬文六歲生母李恭人沒哀毁

如成人亦不以戚容見都事公親黨咸爲之感歎十三四盡通經史百家論辨無礙作應擧文字往往驚宿儒己卯中司馬乙酉連中增廣初會試第二殿試狀元遂以儷文鳴一世例授典籍遷兵曹佐郎又遷正言辭不就拜持平時李裕民倡尊號之議其疏引故宋文正公爲藉重大司諫洪萬朝駁裕民而語逼文正他臺韓永祚等發啓請罪萬朝公以爲不罪裕民而罪斥裕民之諫臣非臺體也詰臺停其啓永祚等又移鋒攻之　上顧許公以得體罷攻公甚者李喬岳職公竟辭遞復拜兵曹佐郎移司書乞暇還鄉

朝家擇諸道都事以公佐湖南命除陞辭時有留庫大同摘奸事當遣惠廳郎爲省弊使諸道都事替行公引事體爭之雖因朝令不得已應命而時論韙之職管海漕法聖浦其都會也漕吏舊多侵牟殖利公一皆革之以便漕卒後營親葬於浦之數舍地漕卒爭持具赴役曰願報萬世之惠以副校理赴召連除修撰校理文學獻納兼司書西學教授校書校理公旣侍講敷釋明暢因文進誡辭氣忼慨　上每傾聽奬之以激切時臺閣請撤城外尼舍爭執久而靳允公上疏極論　上竟從之拜吏曹佐郎乞養出南平

縣監敦尚風化禁絶奸欺列邑田災文簿至巡營其
初例遭斥退減而後受公喟然曰是以吏胥之習待
士大夫也卽日移狀辭觀察使爲之摧謝乃已被選
湖堂除吏曹正郞兼司書時朝著不靖崔文貞公以
藥院事獲譴公中路陳疏力下仍乞身願避黨禍
上嚴批遂見遞後連拜玉堂銓曹魁湖堂應製有貂
帽賜疏乞納仕養親仍陳國事之可憂北漢築城之
失軍政釐弊之道凡數萬言且請減湖南沿海田稅
以惠窮民朝家採其言南民賴蘇遭護軍公憂服闋
入銓又乞養爲珍山郡守未幾遭母李夫人憂服闋

除軍資正不赴出綾州牧使前後涖邑尤畱心興學
及在州每於政暇幅巾藍輿徑造山寺招邑子之負
笈者課其所學與之送誦經傳講討文義設置齋田
以助士供明年己亥棄官輿疾就京師爲醫治竟以
九月二十六日終于旅舍壽三十七某月某辰返葬
于淳昌某鄉護軍公兆側坐某之原初娶豐壤趙氏
直長祺壽女婉惠有令德舅姑每稱以佳婦後娶羅
州朴氏監察彌英女俱無子旣病取從兄象台子性
浩爲後公爲人圓顙廣眉長身秀出有英偉博達之
氣而輔之以經世之才華國之文起自南紀三日名

動京師世之望公也殆擬於景星慶雲及其周旋經幄上下朝論談辯激昻識精見透懸斷事幾往往如燭照而數計世又服之爲蓍龜之明而公方且歉然不以自多益欲停滀充養其器量以追配于古之韓富者年益壯識益進見世道之不可以有爲而事功之不可爲歸宿則遂以其身委之於性理之窟涵泳玩索富有日新而自治之嚴每記其言動悔吝夢寐煩簡驗其學之進退凡以矯揉奮厲期至於高明灑落之域遠近學子多有聞風而從之者隨其志分敎之不倦講席之盛蔚然與老師抗矣天不假年使究

遠大之業上不能展布所學以幸君民下不能長育
人材以卒河汾之教授自公之沒君子之論謂有關
於時運而其返柩而南也道路男女無不流涕而傷
之者此可見人心之所同也公孝於父母侍親疾匍
匐執勞兩膝爲之肉穿弱冠遭都事公喪衰経不去
身毁戚羸悴須髮變白待諸弟庶屬盡其恩意有過
則整容危坐深自咎責或至有感動涕泣者公爲文
章典贍老練有俯仰感歎之音其駢儷之作國朝館
閣所尠有也有老村集若干編嘗慨東史之陋倣朱
子綱目著爲成書曰東史會綱藏于家公歿十餘歲

嗣子繼天又値家難朴淑人以孑然孤孀懼公之事
行日就堙沒將以私力刋公諸書又營墓道之役公
從兄象昂氏與公盖兄弟而知己者也謂不佞與聞
公志業之詳猥屬以狀行之文義不敢辭玆爲序次
如右謹狀

黃聖齊行狀 丁巳

聖齊諱璣姓黃氏聖齊其字其先南原人後徙長水
至翼成公喜爲 國朝名相七代祖長溪府院君廷
彧以文章顯 昭敬王時其子叅議赫亦世其聲事
光海死於非辜聖齊少淸介有守視天下事無足經

其意顧喜讀書務探索古人深旨平居終日閉戶寂然不聞其咳唾之聲及爲文下筆頃刻數千言先輩見者歎息以爲奇才旣而其自喜爲文益甚謂古人必可期於是盡焚其所著藁取聖賢經傳及左丘明司馬遷之史揚雄劉向韓愈柳宗元之文屈宋之騷賦益閉戶潛心究之必欲深造其閫奧而後已忽忽乎坐若遺行若迷至當食而忘匕箸竟以是發心恙以廢者十九年亦未嘗一日舍誦習以自嬉人皆悲之聖齊事親孝謹及喪病而能致其哀今 上戊申得年僅四十而終明年二月葬于長湍府沃陰里坐

戎之原曾祖諱爾徵定山縣監 贈司憲府執義祖
諱㻵 贈吏曹參議考諱處信戶曹正郎 贈吏曹
判書妣 贈貞夫人李氏夫人之考曰司諫院正言
敏徵三世封贈以聖齊兄觀察使𤨏之貴也配安東
權氏吉城君宬之女有一子景源遠父特已自力於
古文後數歲業成遂名於世夫人之成其業有三幸
曰志曰才曰命志勤矣才不稱則勞而已才稱矣命
不存則亦卒於無成志與才責之人命則責之天雖
然是三者均爲天之所賦若聖齊之旣賦其才志而
獨嗇於命以遇斯疾何哉傳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

而篤焉若聖齊其可謂篤焉者乎其子嗣而成之今
之談古文者咸宗黃氏又若以不能命乎父者命乎
子是固天之可必者乎是天之報施人非獨富貴利
祿世俗之所慕而各以其志報乎宜有傳述以慰世
之有才志而無成者謹狀

東谿集卷之四